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外国抒情诗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出版说明

这是一套献给老年朋友阅读的文学礼品书。题名为“红叶”，是取唐人杜牧《山行》诗中“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表达对老年朋友的敬爱和祝福。

人生在经历了风华正茂的青少年时期和奋斗奉献的中年阶段之后，总是要进入老年的。这时就要从紧张、繁忙的工作、战斗的第一线退下来，适应新的休闲生活。老年人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颐养天年，也需要高雅的文学作品丰富和充实精神生活。《红叶丛书》是为满足老年朋友这方面的需要而编选的。所选的作品均是中外古今文学中短小精粹的珍品，适合于吟诵，经得起揣摩；能怡情养性，也能启迪睿智。其中很多是老年朋友熟悉和喜爱的，有些虽然还不大熟悉但肯定是令人喜爱的传世之作。它们将唤起老年朋友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加深对现今生活的眷爱。——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本丛书共分十册，即《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典词曲》、《中国古典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国革命领袖诗词》、《外国抒情诗》、《外国散文》、《外国短篇小说》。全书由本社编审林东海、莫文征、胡其鼎等共同完成编选工作。鉴于老年朋友都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较高文化素养，本丛书所加注释力求简明扼要。

老龄人是不耐寂寞的，但愿《红叶丛书》成为你的朋友，给你带来美的享受，带来生活的情趣，伴你度过美好的晚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1995年7月

外国抒情诗

看人心肠

[古希腊] 无名氏

但愿能够看看每个人的心肠，
打开他的胸口，向里面观察
他的思想，
然后重新关上，
好认清他真是朋友，不致上当。

幸福四要素

[古希腊] 无名氏

人皆有死，最重要第一是健康，
第二是天生性情温和，
第三是有一份并非凭欺诈而得的财产，
第四是有一批朋友欢度青春时光。

夜

[古希腊] 阿尔克曼

(公元前七世纪中叶)

已安睡：山峰，山谷，
海角，溪涧，
黑色大地哺养的爬虫
山中的走兽和蜂族，
还有那些在汹涌海面下深处的巨兽，
就连那些羽翼宽展的飞禽
也已安睡。

许多坏人有钱

[古希腊] 梭伦

(约公元前 635—560)

许多坏人有钱，许多好人贫寒，
然而我们决不以品德
去和财富交换，因为品德永久，
而钱财他时又归他人。

进酒歌

[古希腊] 阿尔凯奥斯

(公元前七至六世纪)

宙斯点首，天风急，
河水结冰，
为御寒，且生火，
大缸多对蜜酒，
头枕舒服枕头。

莫要忧愁到心上，
满腹牢骚无益处！
美酒乃良药，
一醉消千愁！

友爱

[古希腊]泰奥格尼斯
(公元前六世纪中叶)

别说爱我，心中却另有想法，
你若爱我，真心诚意，
就真心爱，要末就明说恨我，
干脆和我公开争吵，
一个舌头两条心是可怕朋友，
库尔诺，敌人反比朋友好！

夜

[古希腊]萨福
(约公元前612—?)

月已没，七星已落，
已是子夜时分，
时光逝又逝，
我仍独卧。

向酒神祈求

[古希腊]阿那克里翁
(约公元前572—488)

主啊，那征服人心的爱情，
那些深蓝色眼睛的山林女神，
那肤色红润的美神，
在你遨游这高峻的山岭时，
都陪着你一同游玩，
我跪下求你，请你
对我发慈悲，垂听我
请求你开恩的祈祷：
请你劝克勒布罗斯
把我对他的一番爱情，
酒神啊，接受下来！

造神

[古希腊]塞诺法涅斯
(公元前570—479)

诗人喜欢的一个青年，为他写了许多教诲诗。末句指口是心非的朋友不如公开作对的敌人。
即七姊妹星。在希腊，七星落到天边，便到冬日。

假如马或牛或狮子都有手，
像人类般能画能创作作品，
它们就会把神的形体绘制成
和它们各自的形体一模一样，
马的神和马一样，牛的神和牛一样。

爱情

[古希腊] 伊比科斯
(公元前六世纪)

小爱神又一次从他碧蓝的眼睛
以含情的迷人眼波凝视着我，
千万股魅力将我投进了
美爱女神 的永难解脱的网中。
他来了，我全身战栗，
像一匹驾轭去夺奖品的老马，
不由自主地拉着快车去投入竞赛。

温泉关凭吊

[古希腊] 西摩尼德斯
(约公元前 556—前 468)

旅人，请你带话去告诉斯巴达人，
我们在此长眠，遵从了他们的命令。

人 生

[古希腊] 巴克基利得斯
(公元前六世纪末至五世纪中)

世上少有人能终身
得神明赐予
幸运，直到头白
年老未曾遭遇不幸。
以上水建馥译

我常想在脑海里 (外一首)

[意大利] 但丁
(1265—1321)

我常想在脑海里
寻找甜蜜情诗，
但我终于放弃，
并非我丧失信心，
而是我那女郎的举止

即阿佛罗狄忒。这首诗是诗人晚年之作。

公元前四八一年波斯大军入侵希腊，斯巴达王勒翁尼达斯受家乡父老嘱托，率五百壮士死守温泉关，全体壮烈牺牲。诗人晚年到温泉关凭吊作此诗，传诵至今。

冷峻傲慢，使我无法
找到适当话语，
娓娓地同她谈心。
我想还需等待，
故而不再使用
往常抒写爱情的甜言蜜语；
我要谈论勇敢与威武
此乃正人君子的真正美德。
我要用严厉而清新的诗歌
把虚伪与卑劣谴责，
让人看到唯独正直高尚
才是可贵的财富宝藏。
我要召唤那位君子，
他心目中唯有那个女子，
而她所爱的却是自己。

大地的怀里

大地的怀里散发蒸汽，
泉眼里涌出奔腾的水流，
蒸汽从深渊冒向高处；
那条道路，美好季节里使我欣喜，
如今已变成一条河流，
只要冬天逞威，它仍将是条河流。
地面像铺上一层白土，
外界寒气袭人，静止的水
已变成玻璃般的冰块。
我啊，在战斗中百折不回，
我可一步也不曾后退，
也不愿后退；受难若是一件乐事，
死亡必定超越任何乐事。

以上钱鸿嘉译

十四行诗两首

[意大利] 彼特拉克
(1204—1374)

爱的矛盾

我失却安宁，可我的心战已过去；
我恐惧，我希冀，我火热，我又冰凉；
我不能站立，可是我乘风飞翔；
我一无所有，可世界在我的手里；

我自由自在，可又被关进牢狱，

我决不逃走，尽管我得到释放；
世界不让我选择生存或死亡，
不给我机会，不许我停止呼吸。

我无目而观，无舌而喋喋抱怨，
我盼望死去，我又把健康企求；
我对人有爱心，对自己我却厌烦；

我痛苦却欢笑，我的养料是忧愁，
瞧啊！生和死都使我心烦意乱，
我的快乐就是我悲哀的缘由。

爱的印迹

假如，天真的心灵，一往情深，
柔和的温馨，礼貌地克制的欲望，
美好的意愿，闪射着圣火的光芒，
黑暗的曲径上不断延伸的旅行；

假如，额头上显露出一种思忖，
无力的话语，破碎的叹息悠长，
被恐惧和羞涩困扰；假如，脸庞
不如苍白的紫罗兰，不见红润；

假如，对他人关切胜过对自己，
假如，永远沉溺于叹息和哀伤，
假如，咀嚼着痛苦、愤怒和悲戚，

假如，燃烧在远处，冰冻在近旁，——
那末，这就是我刻骨的爱的印迹，
姑娘呵，看你的过失，我的绝望！
以上屠岸译

我在碧绿的草地上漫步

[意大利]薄·伽丘
(1313—1375)

我在碧绿的草地上漫步，
草地上开满鲜红嫩黄的花朵；
玫瑰长着刺，百合像白雪；
我把朵朵花儿和他的脸儿相比——
啊，我是他爱情的俘虏，
我的梦魂和神思都在他身上依附。

方平译

东风呵……

[伊朗] 哈菲兹

(1320—1389)

东风呵，假如你有朝一日，
从我爱情的国度飞驰而过；
请从她龙涎香的鬓发里
把迷人的芳香带给我。

假如你从朋友身边
为我把音信传递；
我誓将生命献给你，
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假如你不被允许
进入她那崇高的门槛；
就请将那门前的尘土药膏
带给我治愈我的双眼。

我这行乞者只想和情人相会，
这个愿望却是何等渺茫！
我只能在沉睡的梦乡
描绘她那美好的形象。

那情人云杉般的身段

使我摆脱不了思念；
我这颗脆弱的心灵，
像柳树一样颤抖。

尽管在情人的眼里
我卑微得分文不值；
即使你用整个世界
也休想换取情人的一根青丝。

不幸的哈菲兹呵，
是她的忠实的仆人；
理应让他摆脱桎梏，
解放他那痛苦的心。

邢秉顺译

拟扬麦人呼风曲

[法国] 杜贝莱

(1522—1560)

您啊，轻飘的队伍，
翅膀儿过而不留，
飞遍了整个世界；

您啊，又飒飒萧萧，
把那浓绿的树梢
吹得徐徐地摇摆：

这里有些小花朵，
有紫罗兰，有百合，
我把它们献给您，
还有这些紫玫瑰，
最新开的，娇滴滴，
连这石竹作陪衬。

请您吹这片平原，
请您吹这所庄园
用您那温柔气息，
趁着我干这苦活，
拿着簸箕在扬麦，
当着这炎炎烈日。

范希衡译

赠君一束花

[法国] 龙萨
(1524—1585)

赠君一束花，
选择经我手；
今夕不攀折，
明日委尘土。

君貌美如花，
见花应感悟：
花好忽飘零，
貌美哪能久！

岁月去匆匆，
更嗟人易去，
倏忽不移时，
人已眠新墓：
死后恩情谁复知？
劝君爱我趁花时！

范希衡译

爱情小唱*

[英国] 斯宾塞

花喻美人。

(约 1552—1599)

第 75 首

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写在沙滩上，
大浪冲来就把它洗掉。
我把她的名字再一次写上，
潮水又使我的辛苦成为徒劳。
“妄想者，”她说，“何必空把心操，
想叫一个必朽的人成为不朽！
我知道我将腐烂如秋草，
我的名字也将化为乌有。”
“不会，”我说，“让卑劣者费尽计谋
而仍归一死，你却会声名长存，
因为我的诗笔会使你的品德永留，
还会在天上书写你的荣名。
死亡虽能把全世界征服，
我们的爱情却会使生命不枯。”

王佐良译

慰杜伯烈丧女

[法国] 马莱伯

(1555—1628)

你的哀痛，杜伯烈，难道就没个了时？
难道你慈父之情
在你心头引起的那许多悱恻之思
添哀痛永无止境？

你那爱女既已经不幸而归于泉路，
那也是人所同归，
难道这不幸对你竟成了一种迷楼，
使得你不能解蔽？

我知道她的童年有多少天真可爱，
我哪能颠倒是非；
我哪能只顾友谊要减轻你的悲哀，
便蔑视她的妩媚。

可是她生在人间，人间事物愈妍美，
命运就越发无情，
她既是朵玫瑰花，就只有玫瑰花的
一个早晨的寿命。

而且即使她能够照你的衷心祝愿，
获得寿命的延长，

即使她能够获得生白发死在遐年，
其结果又该怎样？

难道你就以为她年老了进到天国，
能受到更大欢迎？
或者她在棺材里能不受尘土消磨，
能不受蛆虫侵泯？

不啊，我的杜伯烈，一旦司命的巴克
把灵魂撤出身躯，
年龄就立刻幻灭在那斯蒂克斯河
与死者不相从属……

死神的残酷无情绝不和一般相等；
你徒然向他哀求，
那残忍者掩着耳只当作不闻不闻，
任从我们去号哭。

穷人在他矮屋里有茅檐为他掩蔽，
不能逃他的掌心，
卢佛宫的禁卫军密布在宫阙周围，
也难保君王性命。

若对他口出怨言，愤激而不能涵忍，
就未免不识高低，
上帝之所欲，欲之，这才是不二法门，
使我们精神宁息。

范希衡译

多情牧童致爱人

[英国] 马洛

(1564—1593)

与我同居吧，做我的爱人，
我们将品尝一切的欢欣，
凡河谷、平原、森林所能献奉，
或高山大川所能馈赠。

我们将坐在岩石上，
看着牧童们放羊，
小河在我们身边流过，
鸟儿唱起了甜歌。

古希腊神话中的司命女神。

冥河。

我将为你铺玫瑰为床，
一千个花束将作你的衣裳，
花冠任你戴，长裙任你拖曳，
裙上绣满了爱神木的绿叶。

最细的羊毛将织你的外袍，
剪自我们最美的羊羔，
无须怕冷，自有衬绒的软靴，
上有纯金的扣结。

芳草和常春藤将编你的腰带，
琥珀为扣，珊瑚作钩，
如果这些乐事使你动心，
与我同居吧，做我的爱人。

牧童们将在每个五月天的清早，
为使你高兴，又唱又跳，
如果这类趣事使你开心，
与我同居吧，做我的爱人。

王佐良译

十四行诗六首

[英国] 莎士比亚
(1564—1616)

第 18 首

我能否把你比作夏季的一天？
你可是更加可爱，更加温婉；
狂风会吹落五月的娇花嫩瓣，
夏季出租的日期又未免太短：

有时候苍天的巨眼照得太灼热，
他金光闪耀的圣颜也会被遮暗；
每一样美呀，总会失去美而凋落，
被时机或者自然的代谢所摧残；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凋枯，
你永远不会丧失你美的形相；
死神夸不着你在他影子里踟躅，
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长；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

第 29 首

我一旦失去了幸福，又遭人白眼，
就独自哭泣，叹人家把我抛弃，
白白地用哭喊来麻烦聒耳的苍天，
又看看自己，只痛恨时运不济，

愿自己像人家那样：或前程远大，
或一表人才，或胜友如云广交谊，
想有这人的见识，那人的才华，
于自己平素最得意的，倒最不满意；

但在这几乎是自轻自贱的思想里，
我偶尔想到了你呵，——我的心怀
顿时像破晓的云雀从阴郁的大地
冲上了天门，歌唱起赞美诗来；

我怀着你的厚爱，如获至宝，
教我不屑把处境跟帝王对调。

第 30 首

我把对已往种种事情的回忆
召唤到我这温柔的沉思的公堂，
为没有求得的事物叹息，
再度因时间摧毁了好宝贝而哀伤：
于是我久于的
眼睛又泪如泉涌，
为的是好朋友们长眠在死的长夜里，
我重新为爱的早已消去的苦痛
和多少逝去的情景而落泪，叹息。

于是我为过去的悲哀再悲哀，
忧郁地数着一件件痛心的往事，
把多少叹过的叹息计算出来，
像没有偿还的债务，再还一次。

但是，我只要一想到你呵，好朋友，
损失全挽回了，悲伤也化为乌有。

第 65 首

就连金石，土地，无涯的海洋，
也奈何不得无常来扬威称霸，
那么美，又怎能向死的暴力对抗——
看她的活力还不过是一朵娇花？

呵，夏天的香气怎么能抵得住
多少个日子前未猛烈地围攻？
要知道，算顽石坚强，巉岩牢固，
钢门结实，都得被时间磨空！

可怕的想法呵，唉！时间的好宝贝
哪儿能避免进入时间的万宝箱？
哪只巨手能拖住时间这飞毛腿？
谁能禁止他把美容丽质一抢光？

没人能够呵，除非有神通显威灵，
我爱人能在墨迹里永远放光明。

第 73 首

你从我身上能看到这个时令：
黄叶落光了，或者还剩下几片
没脱离那乱打冷颤的一簇簇枝梗——
不再有好鸟歌唱的荒凉唱诗坛。

你从我身上能看到这样的黄昏：
落日的回光沉入了西方的天际，
死神的化身——黑夜，慢慢地临近，
挤走夕辉，把一切封进了安息。

你从我身上能看到这种火焰：
它躺在自己青春的灰烬上缭绕，
像躺在临终的床上，一息奄奄，
跟供它养料的燃料一同毁灭掉。
看出了这个，你的爱会更加坚贞，
好好地爱着你快要失去的爱人！

第 129 首

生气丧失在带来耻辱的消耗里，
是情欲在行动；情欲还没成行动
已成过失，阴谋，罪恶，和杀机，
变得野蛮，狂暴，残忍，没信用；

刚尝到快乐，立刻就觉得可鄙；
冲破理智去追求；到了手又马上
抛开理智而厌恶，像吞下诱饵，
那诱饵，是为了促使上钩者疯狂：

疯狂于追求，进而疯狂于占有；
占有了，占有着，还要，绝不放松；

品尝甜头，尝过了，原来是苦头；
事前，图个欢喜；过后，一场梦：

这，大家全明白；可没人懂怎样
去躲开这座引人入地狱的天堂。

以上屠岸译

给西丽雅

[英国] 琼森

(1572—1637)

你就只用你的眼睛来给我干杯，
我就用我的眼睛来相酬；
或者就留下一个亲吻在杯边上
我就不会向杯里找酒。
从灵魂深处张开起来的渴嘴
着实想喝到美妙的一口；
可是哪怕由我尝天帝的琼浆，
要我换也不甘把你的放手。

我新近给你送上了一束玫瑰花，
与其说诚心拿来孝敬你
不如说让它们有希望得到薰陶，
不会得枯槁以至于委地；
可是你只在花上呼吸了一下，
把它们送回到我的手里；
从此它们就开得叫我闻得到
(不是它们自己而是)你。

卞之琳译

十四行诗两首

[英国] 弥尔顿

(1608—1674)

我的失明

我这样考虑到：我未及半生，就已然
在黑暗广大的世界里失去了光明，
同时那不运用就等于死亡的才能
对我已无用，纵然我灵魂更愿

用它来侍奉造我的上帝，并奉献
我的真心，否则他回首斥训——
于是我呆问：“上帝不给光，却要人
在白天工作？”——可是忍耐来阻拦

这怨言，答道：“上帝不强迫人作工，
也不收回赐予：谁最能接受
他温和的约束，谁就侍奉得最好：

他威灵显赫，命千万天使奔跑，
越过陆地和海洋，不稍停留：——

只站着待命的人，也是在侍奉。”

最近的沛蒙推大屠杀

复仇吧，主呵！圣徒们遭了大难，
白骨散布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顶；
当我们的祖先崇拜木石的时辰，
他们已信奉了你那纯粹的真言；

别忘记他们：请录下他们的呻唤，
你的羔羊群，被那血腥的沛蒙推人
屠杀在古老的羊栏，凶手们把母亲
连婴孩摔下悬崖。他们的悲叹

从山谷传到山峰，再传到上天。
请把殉难者的血肉播种在意大利
全部国土上，尽管三重冠的暴君
仍然统治着意大利：种子将繁衍，
变为千万人，理解了你的真谛，
他们将及早避开巴比伦式的厄运。
以上屠岸译

绝句戏赠“侯爵夫人”*

[法国]高乃依

(1606—1684)

“夫人”呵，如果我的面容
有几条纹理微嫌衰老，
要记着，到了我的年龄，
你也不见得比我更好。

世界上最妍美的东西，
光阴偏喜欢加以凌虐，
它将会凋伤你的玫瑰，
正如它皱了 my 颧额。

同样日月的往复推迁，
规定我们的昼夜替代：
我当初也曾像你今天，
你将来也会像我现在。

弥尔顿一六五一年左眼失明，一六五二年完全丧失视力，时年四十四岁。

一六五五年意大利沛蒙推的萨伏依公爵对居住在该地区三个山谷的、信奉新教的伏都娃人进行大屠杀。这首诗是向上帝呼吁。诗中“三重冠的暴君”指罗马教皇。当时英国共和政体执政克伦威尔给萨伏依公爵发出抗议信，这封信也是弥尔顿所书。

作者时年五十二岁。

然而我还有一点风姿，
并且它足够辉煌 赫，
使我不必过分地忧疑
它会不会受光阴凌虐。

你的风姿呵，颠倒众生，
我的风姿呵，你瞧不起，
可是，将来你风姿消沉，
我的风姿还一如往昔。

谁的眼使我感到温存，
它就能使之免于湮灭，
而且千年后使人相信
我高兴为你写的一切。

我将会享有一点权威，
在那生生不已的后代，
人们将说你如何美丽，
还不凭我笔尖儿一带？

你想想吧，美丽的“夫人”：
一个斑白者固然可怕，
可是斑白者像我老身
还是值得人家爱慕他。

范希衡译

乌鸦和狐狸

[法国] 拉封丹

(1621—1695)

乌鸦师傅在树上栖，
衔着一块奶饼在嘴里。
狐狸师傅闻到了奶饼香，
就跑来攀话很客气：
“嘿！鸦公先生我问你好。
你真美呀！漂亮得不得了！
如果你嗓音也像羽毛一样美，
说真的，
这乌国的凤凰准定就是你。”
乌鸦一听乐忘了形，
一定要显显它那好嗓音；
它张开大口准备叫，
一下就落掉它那块大奶饼。
狐狸把奶饼抢到了嘴，

便说：“我的好先生，听仔细，
谄媚者总是靠谄媚过日子，
谁爱听谄媚就该谁晦气：
我这个教训换块奶饼不亏你。”
乌鸦又恼又惭愧，
发誓不再上当了，
可是已经来不及。

范希衡译

致德·拉莫特·勒瓦耶先生*
(为小勒瓦耶之死而作)

[法国]莫里哀
(1622—1673)

哭吧，勒瓦耶，让你的眼泪尽情地流：
你的悲哀合情合理而又达到极度；
当人们永远失去你所失去的亲人，
就连理智，相信我吧，也会痛哭失声。

人们不该提出上百种不同的告诫，
让人眼看他的所爱死去而不掉泪；
这种克制在全世界看来都是残忍，
这种克制比最高的道德还要蛮横。

人们明明知道哭泣不能重新送回
意外的死亡从你那儿夺去的爱子；
但那样也不会缓减这严酷的损失。
他的种种德行使他备受人们敬佩；
他的心地高尚，品质淳良，灵魂优美，
正是这些才使人们一直为他垂泪。
夏玟译

歌谣

[法国]布瓦洛
(1636—1711)

就是在这好地方呀，我的魂儿入了迷，
痴痴地看着惜尔菲，
那种安静的时光呵，悠悠过着真是妙。
当时我多爱她呵！我觉得她是多么美！——
我的心呵，提起那薄情人儿你就叹气，
你说你不再爱她呀，难道你又忘记了？

就是在这好地方呀，我俩同游芳草地，
花儿我拣着最爱的，
亲手捧着送她呵，她接着那么咪咪笑！

当时我多爱她呵！我觉得她是多么美！——
我的心呵，提起那薄情人儿你就叹气，
你说你不再爱她呀，难道你又忘记了？

范希衡译

致维达尔先生

[法国] 拉辛

(1639—1699)

从太阳升起在东方，
把我们的世界照亮，
它总是那样笑逐颜开，
直到它的战车驶进大海，
我们的天空万里无云，一片明净；
 每天清晨，殷勤的风
 把天上的云层吹走，
我们的白昼从未被阴云覆盖；
 即使是在腊月寒冬，
 我们的乡村景物依旧：
 树木常青，遍地花开。

 河流从不侵犯河堤，
 河水没有一日停息，
 总是那样静静地流淌。
既没有被囚禁在水晶的牢狱，
 也不离开自己的河床。
所有的鸟儿都照常歌唱，
 它们的歌喉并未冻僵；
 它们不曾被迫躲开，
 也不曾被迫不发一言，
 自由自在地谈情说爱，
 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当夜幕终于降临，
 月亮多变的面容，
 被群星环绕簇拥，
 出现在银色太空。
月儿运行，天空明净如水，
我们的夜呵比白昼更美。

夏玟译

赠夏德莱夫人

[法国] 伏尔泰

(1694—1778)

如果你希望我还能恋爱，

请你还给我恋爱的年龄；
但愿你能把生命的黎明
衔接上我这衰年的暮霭。

“光阴”牵着我而悠然长往，
告诉我要及时撒手丢开，
不要再去那旖旎的欢场，
那是酒神和爱神的世界。

看到它这样无情的严酷，
我们就至少要识点时宜：
谁到了年龄而还不知机，
就会有年龄的一切烦苦。

我们该把那追欢的狂热
让给那青春年少去沉迷；
人只能生活到两个时期：
要留下一个时期给明哲。

怎么！幻想，疏狂，柔情缱绻，
你们竟永远都弃我而逃！
你们这些天赋呵，想当年
曾遣去我多少人生苦恼！

人要死两次，我看得清楚：
停止爱而又无求爱之方，
这才是最难忍受的死亡；
停止生存，有何可悲之处！

我过去就这样自悲自悯，
悲悯我失去的年少癫狂；
我的灵魂还向往着欢情，
念念不忘于当年的放荡。

这时候承“友谊”从天而降，
它特地跑下来给我支援：
它也许和爱情一样缠绵，
但热烈却不和“爱情”一样。

我有感于它那新的妍美，
同时又有见于它的光明，
我就跟住它了；但又伤悲：

我从此只有由它来率领。

范希衡译

俳句九首

[日本]松尾芭蕉
(1644—1694)

行吟

菜花满园开，
麻雀貌似看花来。

云雀广野鸣，
自由自在一心轻。

稻谷割后，
鹤来田畴，
乡村之秋。

荻花满原野，
山狗来过夜。

细看墙下地。
竟有莽花开。
江上风清，
甘茶美酒，
良夜月明。

和歌浦*

春将归去，
难得赶到和歌浦。

桃树乱花丛，
于中见草樱。

杜鹃飞去已无声，
那方只见孤岛影。

林林译

俳句七首

[日本]与谢芜村

夏德莱夫人(1706—1749),博学多才的女子。伏尔泰被法国政府通缉时在她家住了十几年(1733—1749)。
神户西须磨海岸外淡路岛。

(1716—1783)

远山暮霭罩，
旷野虚无落日照，
蒙蒙狗尾草。

秋风寂寥，
酒肆吟诗有渔樵。

月到天心，
人过贫穷小市镇。

柳叶落，
流水枯涸，
处处河石出。
菜花一片黄，
东有新月，
西有夕阳。

和尚煮芋五六升，
只为今宵赏月明。

我死之后，
也作墓旁狗尾草。

林林译

墓 铭

[英国]格雷

(1716—1771)

这里边，高枕地膝，是一位青年，
生平从不曾受知于“富贵”和“名声”；
“知识”可没有轻视他生身的微贱，
“清愁”把他标出来认作宠幸。

他生性真挚，最乐于慷慨施惠，
上苍也给了他同样慷慨的报酬：
他给了“坎坷”全部的所有，一滴泪；
从上苍全得了所求，一位朋友。

别再想法子表彰他的功绩，
也别再把他的弱点翻出了暗窖

北宋康节《清夜吟》有“月到天心处”句。

苏轼《后赤壁赋》有“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句。

由陶渊明“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化出。

(它们同样在颤抖的希望中休息)，
那就是他的天父和上帝的怀抱。

卞之琳译

春祭颂歌

[德国] 克洛卜施托克

(1724—1803)

在那全宇宙的海洋中
我不想奔腾而去，翱翔而去。
那儿最初的创造，光之孩子们的欢声，
在祈祷，在深深祈祷，没入欢愉三昧。

我只想环绕着那汲瓮上的水珠，
只想环绕着大地翱翔，祈祷。
圣哉！圣哉！汲瓮上的水珠
也是从全能者的手中进出。

从全能者手中
涌出了更大的大块，
激起了光涛，成就了北斗。
水珠哟，你是从全能者的手中进出。

一股光涛从那儿涨来，太阳从那儿产生，
猛如从云雾奔下的瀑布，
带绕参星之座，
水珠哟，你是从全能者的手中进出！

大千是谁？万汇是谁？
谁在水珠上居住在，居住过？我又是谁
圣哉造物者哟！比滚着的地球更大，
比从光中汇流出的七星更明！

但是你，春之昆虫哟，
你在我身旁炫耀金碧！
你怕不是永生罢
啊，你怕不是不朽罢？

我要出去祈祷，
我在哭吗？请把这，把这
眼泪儿洒向有涯
哦，你是有涯！

你会把一切疑窦替我解开，
哦，你会引导我通过那死的幽谷，
我那时会知道，
黄金虫儿有无一个灵魂？

你若只是个着彩色的尘土，
你五月之子哟，
那末，你又再成为飞尘，
或者成为虫臂鼠肝，任那真宰的旨意！

我的眼儿呀，你重新又
洒出了欢愉之泪！
我的琴儿呀，
你赞美我主罢！

我的竖琴又缠上了，
又把椰枝缠上了；我在歌颂我主。
我立在这儿，环绕着我的
一切都是全能，都是不可思议。

你小心翼翼瞻仰着万汇，
因为你
你无名者哟，
你创造他们！

微风哟，你在我周围吹着，
把柔和的凉意吹上我的灼颜，
你不可思议的微风，
你是我主，无穷者，送来的！

但是你会要沉静了，会要断息了，
朝阳会如蒸了；
云涛上涌；
无涯者会显现出来了！

此刻风在飞，风在叫，风在回旋。
森林招摇，河流激涨了！
显现万物者在显现，
然者，显现的是你，你无穷者哟！

森林在倾颓，河流在遁逃，
而我会不会扑倒么？
主哟，主哟，大慈大悲的上帝哟！
你是我的亲近者，可怜我罢！

主哟，因为黑夜障了你，
你在发怒么？
黑夜是地上的天惠，
天父哟，你不要发怒罢！

黑夜送清凉剂来，
清解已熟的麦禾，
清解欣欣向荣的葡萄，
天父哟，你不要发怒罢！

在你之前的一切都是沉静，你亲近者哟！
环绕着你的一切都是沉静。
就是这金衣的虫儿也在注意，
他怕是无灵魂的么？他怕是不死的么？

啊，主哟，我愿毕生赞你！
你显示得愈加威严，
夜在你的周围也愈加浓厚，
命名天惠！

看见了亲近者的表示，那电光么？
听见了耶和华的雷声么？
听见了么？听见了么？
听见了我主震动着的雷声么？

主哟，主哟，上帝哟，
大慈大悲的！
你的圣名
永受昭告，永受赞美！

听见了那暴风么？那传布雷声的。
他在号叫，他在森林中激起了怒涛的奔泻！
他又沉默了，
徐徐逍遥着的黑云哟！

你又看见了那亲近者的表示，那飞着的电光么？
你又听见了那云中高处，我主的雷声么？
他在叫道：“耶和华哟！耶和华哟！”
击破了的森林在飞烟雾呀！

但是我们的茅庐不破，
我们的天父禁止了
他的破坏者，

不许击破我们的茅庐。

啊，琮 着了，琮 着了，
天地之间充满了惠雨。
现在呀，天地尽可苏生了，
充满了天惠的苍苍净无纤云了。

看哟，耶和华不再从暴风中来：
耶和华在从静谧的，
柔和的琮 中来，
耶和华之下穹隆着平匀的长虹哟！

郭沫若译

福斯丁

[德国]莱辛

(1729—1781)

福斯丁，他整整十五年
离开了他的家园、妻子和儿女，
靠暴利致富，
乘着自己的船返回故土。
“神啊！”诚实的福斯丁叹息道，
这时他的故城正出现在朦胧的远方，
“神不再惩罚我的罪孽，
也不给我应得的报偿。
仁慈的神，请让我重见妻子儿女，
见到他们全都快活健康。”
福斯丁这样叹息，神满足了这个罪人的恳求。
他来了，见到他的房屋太平无事，充实有余。
他见到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
还见到——托神的福——人丁添了两口。

雨山译

普罗米修士（外四首）

[德国]歌德

(1749—1832)

宙斯，你用云雾
蒙盖你的天空吧，
你像割蓟草的儿童一般，
在栎树和山顶上
施展伎俩吧！
可是你不要管
我的大地，
我的茅屋，这不是你盖的，
不要管我的炉灶，
为了它的烈火
你嫉妒我。

群神，日光下我没有见过
比你们更贫穷的！
你们用祭品，
用祈祷的气息
贫乏地营养着
你们的尊严，
若不是儿童们和乞丐
是些满怀希望的傻子，

指其妻与他人所生子女。此为训诫诗。

你们就会饿死。

当我是个儿童时，
不知道怎样应付，
我把我迷乱的目光
转向太阳，好像那里
有个耳朵听我的怨诉，
有个心和我的一样
怜悯被压迫者。
那时谁帮助我
抵抗狄坦们的傲慢？
谁把我从死亡里，
从奴役里救出？
圣洁的火热的心，
不是你自己完成了这一切吗？
可是你，受了蒙骗，
年轻而善良地
向那上边的睡眠者
热烈表示过救命的感谢？
宙斯，要我尊敬你？为什么？
你可减轻了
任何重担者的痛苦？
你可遏止了
任何受威吓者的眼泪？
把我锻炼成人的
不是全能的时代
和永恒的命运吗，
它们是我的也是你的主人？

你在妄想吗，
只因为不是
一切青春的梦都能实现，
我就应该憎恨人生，
逃入沙漠？
我坐在这里制造人，
按照我的形象，
这个族类跟我一样，
去受苦，去哭泣，
去享受，去欢乐，
并且看不起你，
跟我一样！

水上精灵之歌
人的灵魂

像是水；
它来自天空，
它升向天空，
它必须又
降到地上，
它永远循环。

若是莹洁的水光
从又高又陡的
岩壁流下，
它就妩媚地
如云浪纷飞
流向平坦的岩石，
轻松地被接受，
隐隐约约地
潺潺地
涌入深处。

若是巉岩峭立
阻挡它的倾注
它就愤激四溅
一层一层地
奔入深渊。

在浅水的河床，
它潜入草谷，
在平静的湖中
万点星辰
欣赏它们的倒影。

风是水波的
可爱的情人，
风从水底掀起
水沫飞腾的涛浪。

人的灵魂，
你多么像是水！
人的命运，
你多么像是风！

以上冯至译

湖 上

于是鲜的养料，新的血液
我从自由的天地吮吸：

把我搂抱在怀的自然
是何等和善亲切！
波浪把我的小船轻摇
和着木桨的节拍向上
而群山，直插云霄，
正迎着我们的航道。

眼睛，我的眼睛，你为何低垂？
金色的梦，莫非你们又回来？
走开，梦啊你，纵使你如此金黄；
这里也是生活也是爱。

成千游移的星星
在波浪上闪烁
轻柔的雾啜饮
周遭层叠的远景；
晨风展翅
环绕湖湾重重倒影，
果实待熟
也借湖水为镜。

徒步旅人夜歌

群峰上空
静穆
万木梢头
你几乎
觉不出一丝嘘气。
小鸟沉默树林里。
稍等待，片刻后
你也休息。

魔 王

是谁这样晚骑马在夜风中奔驰？
那是父亲带着他的孩子；
他把男孩搂在臂弯，
稳稳抱住，给他温暖。

儿呀，你为何藏起脸，这等惧怕？——
父亲，那魔王难道你没有看见？
那魔王，头戴王冠，拖着尾巴？——
儿呀，那只是浓雾一团。

“乖孩子，来吧，跟我走！
去玩开心的游戏我同你；

五颜六色的花朵在海滩，
我母亲还有几件黄金衣。”

父亲呀父亲，难道你没有听见
魔王悄悄向我许下的诺言？——
安静，莫怕，我的儿：
那是狂风呼啸在枯叶中间。

“乖孩子，你愿不愿跟我走？
我的女儿们急切地把你等待；
我的女儿们跳起了黑夜轮舞，
跳舞唱歌摇你入睡。”

父亲呀父亲，难道你没有看见
魔王的女儿们在那边暗处？——
儿呀，儿呀，我看得真切：
灰白的一片是古老的柳树。

“我爱你，你体态优美真刺激；
你若不情愿，我就用暴力。”
父亲呀父亲，他现在已经抓住我！
魔王他在杀死我！——

父亲害怕了，他快马加鞭，
他把呻吟的孩子搂在怀里，
历尽艰辛抵达家园，
孩子已经死在他的怀里。

以上雨山译

扫烟囱孩子（外两首）

[英国]布莱克

（1757—1827）

风雪里一个满身乌黑的小东西
“扫呀，扫呀”的在那里哭哭啼啼！
“你的爹娘上哪儿去了，你讲呀？”
“他们呀都去祷告了，上了教堂。

“因为我原先在野地里欢欢喜喜，
我在冬天的雪地里也总是笑嘻嘻，
他们就把我拿晦气的黑衣裳一罩，
他们还教我唱起了悲伤的曲调。

“因为我显得快活，还唱歌，还跳舞，
他们就以为并没有把我害苦，
就跑去赞美了上帝、教士和国王，
夸他们拿我们苦难造成了天堂。”

卞之琳译

老 虎

老虎！老虎！黑夜的森林中
燃烧着的煌煌的火光，
是怎样的神手或天眼
造出了你这样的威武堂堂？

你炯炯的两眼中的火
燃烧在多远天空或深渊？
他乘着怎样的翅膀搏击？
用怎样的手夺来火焰？

又是怎样的膂力，怎样的技巧，
把你心脏的筋肉捏成？
当你的心脏开始搏动时，
是用怎样猛的手腕和脚胫？

是怎样的槌？怎样的链子？
在怎样的熔炉中炼成你的脑筋？
是怎样的铁砧？怎样的铁臂
敢于捉着这可怖的凶神？
群星投下了它们的投枪，
用它们的眼泪润湿了穹苍，
他是否微笑着欣赏他的作品？
他创造了你，也创造了羔羊？

老虎！老虎！黑夜的森林中
燃烧着煌煌的火光，
是怎样的神手或天眼
造出了你这样的威武堂堂？

郭沫若译

伦 敦

我走过每条独占的街道，
徘徊在独占的泰晤士河边，
我看见每个过往的行人

有一张衰弱、痛苦的脸。

每个人的每声呼喊，
每个婴儿害怕的号叫，
每句话，每条禁令
都响着心灵铸成的镣铐。

多少扫烟囱孩子的喊叫
震惊了一座座熏黑的教堂，
不幸士兵的长叹
化成鲜血流下了宫墙。

最怕是深夜的街头
又听年轻妓女的诅咒！
它骇住了初生儿的眼泪，
又带来瘟疫，使婚车变成灵柩。

王佐良译

不管那一套（外一首）

[英国] 彭斯

(1759—1796)

有没有人，为了正大光明的贫穷
而垂头丧气，挺不起腰——
这种怯懦的奴才，我们不齿他！
我们敢于贫穷，不管他们那一套，
管他们这一套那一套，
什么低贱的劳动那一套，
官衔只是金币上的花纹，
人才是真金，不管他们那一套！

我们吃粗粮，穿破烂，
但这又有什么不好？
让蠢材穿罗着缎，坏蛋饮酒作乐，
大丈夫是大丈夫，不管他们那一套！
他们是绣花枕头，
正大光明的人，尽管穷得要死，
才是人中之王，不管他们那一套！
你瞧那个叫做老爷的家伙，
装模作样，大摆大摇，
尽管他一呼百诺，
尽管他有勋章绶带一大套，
白痴还是白痴！
管他们这一套那一套，
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

看了只会哈哈大笑！

国王可以封官：
公侯伯子男一大套。
光明正大的人不受他管——
他也别梦想弄圈套！
管他们这一套那一套，
什么贵人的威仪那一套，
实实在在的真理，顶天立地的品格，
才比什么爵位都高！

好吧，让我们来为明天祈祷，
不管怎么变化，明天一定会来到，
那时候真理和品格
将成为整个地球的荣耀！
管他们这一套那一套，
总有一天会来到：
那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成了兄弟，不管他们那一套。

往昔的时光

老朋友哪能遗忘，
哪能不放在心上？
老朋友哪能遗忘，
还有往昔的时光？

为了往昔的时光，老朋友，
为了往昔的时光，
再干一杯友情的酒，
为了往昔的时光。

你来痛饮一大杯，
我也买酒来相陪。
干一杯友情的酒又何妨？
为了往昔的时光。

我们曾邀游山岗，
到处将野花拜访。
但以后走上了疲惫的旅程，
逝去了往昔的时光！

我们曾赤脚蹚过河流，
水声笑语里将时间忘；
如今大海的怒涛把我们隔开，

逝去了往昔的时光！

忠实的老友，伸出你的手，
让我们握手聚一堂。
再来痛饮一杯欢乐酒，
为了往昔的时光！

以上王佐良译

欢乐颂（外两首）

[德国]席勒

（1759——1805）

欢乐，众神的美的火花，
来自于土的女儿。
神女，我们热情洋溢
踏上你的圣地。
你的魔力重新连结
时尚严加分隔的一切；
所有的人皆成兄弟，
在你柔翼停留之地。

合 唱

拥抱吧，千百万人！
这个吻给全世界！
兄弟们，天幕之上
必有慈父存在。

谁能有幸获得成功，
成为一位朋友的朋友，
谁能得到一位妻子，温柔媚妩，
就请他来一道欢呼！
是啊，即使你在地球上
只找到一个生灵可称知己！
谁若做不到，谁只得哭泣着
悄悄离开这个团体。

合 唱

大尘寰的居住者
对同情你们要尊重！
同情指引去到天幕上，
那里有无名者为君王。

从大自然的乳房
一切生灵把欢乐吮吸；
善的一切，恶的一切，

都追随她的玫瑰踪迹。
她给我们亲吻，佳酿，
还有一位朋友，经受了死亡考验；
她给蠕虫感官之乐，
让天使站在神的面前。

合 唱
你们下跪了吗，千百万人？
你预感到创造者了吗，世界？
到天幕上方去找他！
众星之上必有他在。

欢乐是永恒自然中
强有力的游丝。
欢乐，欢乐在世界巨钟里
把齿轮推动。
欢乐从嫩芽里诱出花朵，
从天宇里诱出太阳，
在望远镜也看不到的空间，
欢乐把天体旋转。

合 唱
弟兄们，像他的太阳飞翔
穿越设计宏伟的天穹，
你们也在各自的轨道上遨游吧，
兴高采烈，像迎向胜利的英雄。

她从真理的火镜中
朝着研究家微笑，
她指引容忍者的道路
通往美德的陡峭山峰。
在信仰的太阳山上
可以看到她的旗帜飞舞，
透过开裂棺柩的隙缝
也能见到她同合唱的天使为伍

合 唱
勇敢地容忍，千百万人！
为了更好的世界而容忍！
在那天幕上头
有位伟大的神会给予报酬。

我们无法酬谢众神；
只要同众神一样就行。

纵使悲伤和贫困来临，
也要同快活人一道高兴。
忘掉怨恨与复仇，
宽恕我们的死敌，
莫逼他泪流涕零，
去受悔过的苦刑。

合 唱

销毁我们的怨仇帐本！
全世界应当和解！
弟兄们，天幕上头
神在判决，一如我们。

高脚杯里，欢乐迸涌，
在葡萄金色的血液里
食人者饮下温良。
绝望饮下英雄胆量。
弟兄们，当你们把斟满的酒杯传递，
就请从各自的座位起飞，
让泡沫向天空四溅，
向善的神灵敬上这一杯。

合 唱

群星的颤音称赞他，
六翼天使的赞歌颂扬他，
这一杯献给善神，
天幕之上的善神！

苦难深重时勇敢坚定，
无辜者哭泣时伸出援手，
立下的誓约应永恒，
对友对敌唯以“真”。
君王面前莫失男儿自豪，——
弟兄们，勿惜财富鲜血，——
有功者应得冠冕
行骗者必将毁灭。

合 唱

巩固这神圣团体，
凭这金酒起誓，
永远恪守誓约，
凭那星空法官起誓！

来自异乡的姑娘
每逢阳春重返。
首批云雀疾飞，
一处山谷里贫穷的牧人中间
便有一位美丽奇妙的姑娘出现。

她并非生在这个山谷，
谁都不知道她来自何地，
这位姑娘一旦同人告别，
随即隐去她的踪迹。

她的到来给人欣悦，
人人变得心胸开阔；
一种尊严。一种崇高
却使她不显得亲切。

她带来鲜花和果实，
成熟在别处的田地，
在另一种太阳光下，
更有利的大自然里。

她分给每人一件礼物，
送这个果实，赠那个鲜花，
少年和拄杖老人，
每个人都带着赠品回家。

她欢迎一切宾客；
若是一对情侣去见她，
她会递给他们最佳礼物，
赠给他们最美的花。

向 往
啊，在此谷底
冷雾笼罩，
若能找到出路，
呵，我将何等幸福！
那边，可见美的山丘，
常青常绿！
我若有翅有翼，
便朝山丘飞去。

交响曲》第四 乐章中的合唱曲。

把“诗歌”拟人化之作。

我听到和声奏响，
 甘甜的天宇宁静的乐音，
阵阵轻风
 送我油膏芳香。
我见到金果灿灿，
 在幽暗簇叶间招手，
那边盛开的鲜花，
 不受寒冬的劫掠。

呵，有永恒的阳光，
 那边必定美好！
那边山上的空气，
 呵，必定使人神清气爽！
可是，一条大江横在中间，
 愤怒咆哮，把我阻拦；
波涛汹涌，
 令我心寒。

我看到一艘小船摇曳，
 啊，船上没有船夫。
快上船，莫迟疑！
 船帆充满生机。
你要敢冒风险，信念坚定，
 因为众神从不替人担保；
唯有奇迹能带你
 踏上美妙奇境。

以上雨山译

命运之歌

[德国] 荷尔德林

(1770—1843)

你们在天上的光里漫步
踏着柔云，幸福的天才们！
璀璨的众神之风
轻抚你们，
如女艺术家的手指
轻抚神圣琴弦。

不受命运支配，如熟睡的
婴儿，在天者们呼吸；
纯洁地被保存在
无奢求的蓓蕾里，
精神永恒地
为他们而繁荣，
极乐的双眼
静观并且
永远澄明。

可是我们注定
没有休憩的场所，
受苦的人们
在消失，盲目地
从一个到另一钟点地
跌落，
如水从礁石
被抛向礁石，
长年地跌入不确定状里。
潘子立译

孤独的割麦女

[英国] 华兹华斯

(1770—1850)

看她，在田野独自一人
那个苏格兰高原的少女！
独自在收割；独自在唱歌；
停住吧，或者悄悄走过去！
她独自割麦，又把麦捆好，
唱着一支忧郁的曲调；
听啊！整个深邃的谷地
都有这一片歌声在洋溢。

从没有夜莺能够唱出

更美的曲调来欢迎结队商，
疲倦了，到一个荫凉的去处
就在阿拉伯沙漠的中央：
杜鹃鸟在春天叫得多动人，
也没有这样子荡人心魂，
尽管它惊破了远海的静悄，
响彻了赫伯里底群岛。

她唱的是什麼，可有谁说得清？
哀怨的曲调里也许在流传
古老，不幸，悠久的事情，
还有长远以前的征战；
或者她唱的并不特殊，
只是今日的家常事故？
那些天然的丧忧、哀痛，
有过的，以后还会有的种种？

不管她唱的是什麼题目，
她的歌好像会没完没了；
我看见她边唱过干活。
弯着腰，挥动她的镰刀——
我一动也不动，听了许久；
后来，当我上山的时候，
我把歌声还记在心上。
虽然早已听不见声响。

卞之琳译

忽必烈汗

[英国]柯尔律治

(1772—1834)

忽必烈汗在上都曾经
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
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
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
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
有这么十英里肥沃的土壤，
四周给围上楼塔和城墙：
那里有花园，蜿蜒的溪河在其间闪耀，
园里树枝上鲜花盛开，一片芬芳；
这里有森林，跟山峦同样古老，

围住了洒满阳光的一块块青青草场。

但是，啊！那深沉而奇异的巨壑
沿青山斜裂，横过伞盖的柏树！
野蛮的地方！既神圣而又着了魔——
好像有女人在衰落的月色里出没。
为她的魔鬼情郎而凄声嚎哭！
巨壑下，不绝的喧嚣在沸腾汹涌，
似乎这土地正喘息在快速而强烈的悸动屯
从这巨壑里，不时进出股猛烈的地泉；
在它那时断时续的涌进之间，
巨大的石块飞跃着像反跳的冰雹，
或者像打稻人连枷下一撮撮新稻；
从这些舞蹈着的岩石中，时时刻刻
迸发出那条神圣的溪河。
迷乱地移动着，蜿蜒了五英里地方，
那神圣的溪河流过了峡谷和森林，
于是到达了深不可测的洞门。
在喧嚣中沉入了没有生命的海洋；
从那喧嚣中忽必烈远远地听到
祖先的喊声预言着战争的凶兆！

安乐的宫殿有倒影
宛在水波的中央漂动；
这儿能听见和谐的音韵
来自那地泉和那岩洞。
这是个奇迹呀，算得是稀有的技巧，
阳光灿烂的安乐宫，连同那雪窟冰窖！
有一回我在幻象中见到
一个手拿德西马琴的姑娘：
那是个阿比西尼亚少女，
在她的琴上她奏出乐曲，
歌唱着阿伯若山。
如果我心中能再度产生
她的音乐和歌唱，
我将被引入如此深切的欢欣，
以至于我要用音乐高朗又久长
在空中建造那安乐宫廷，
那阳光照临的宫廷，那雪窖冰窟！
谁都能见到这宫殿，只要听见了乐音，
他们全都会喊叫：当心！当心！
他飘动的头发，他闪光的眼睛！
织一个圆圈，把他三道围住，
闭下你两眼，带着神圣的恐惧，

因为他一直吃着蜜样甘露，
一直饮着天堂的琼浆仙乳。
屠岸译

为什么

[英国]兰陀
(1775—1864)

为什么欢乐总不停留。
而让忧愁占据心头？
我答不了。自然传下了话：
听话！人也就听了话。
我眼见了，却不懂为什么，
刺儿存在，而玫瑰脱落。

王佐良译

想当年我俩分手（外两首）

[英国]拜伦
(1788—1824)

想当年我俩分手，
也沉默也流泪，
要分开好几个年头，
想起来心就碎；
苍白，冰冷，你的脸，
更冷是嘴唇；
当时像真是预言
今天的悲痛。

早晨的寒露在飘落，
冷彻了眉头——
仿佛是预先警告我
今天的感受。
你抛了所有的信誓。
声名也断送：
听人家讲你的名字，
我也就脸红。
人家当我面讲你
我听来像丧钟——
为什么我从前想象你
值得我这么疼？
谁知道我本来认识你，
认识得太相熟：——
我今后会长久惋惜你，
沉痛到说不出！

你我在秘密中见面——
我如今就默哀：
您怎好忍心来欺骗，
把什么都忘怀！
多年后万一在陌路
偶尔再相会，
我跟你该怎样称呼？——
用沉默，用眼泪。

卞之琳译

她走在美的光影里*
她走在美的光影里，好像
无云的夜空，繁星闪烁；
明与暗的最美的形相
交会于她的容颜和眼波。
融成一片恬淡的清光——
浓艳的白天得不到的恩泽。

多一道阴影，少一缕光芒，
都会损害那难言的优美：
美在她络络黑发上飘荡，
在她的腮颊上洒布柔辉；
愉悦的思想在那儿颂扬
这神圣寓所 的纯洁、高贵。

那脸颊，那眉宇，幽娴，沉静，
情意却胜似万语千言；
迷人的笑容，的人的红晕，
显示温情伴送着芳年；
和平的、涵容一切的灵魂！
蕴蓄着真纯爱情的心田！

十四行：咏锡雍

不可征服的灵魂的永恒精神！
自由！在这地牢里，你辉煌夺引
因为你栖息在志士的心灵深处——
那心灵只听命于你，只对你忠贞。
你的儿子们被枷锁无情拘禁，
送入这不见天日的阴湿牢底；
他们的牺牲使祖国迎来了胜利，
使自由的荣名乘风向四方驰骋。

*“思想”的“寓所”即肉身。

锡雍！你这座监牢是一片圣地，
你这块阴郁的地面是一座圣坛——
因为庞尼瓦印下了深深的足迹，
仿佛这冰冷的石地似草泥柔软；
千万不要磨灭掉这样的印记——
它们向上帝控告暴君的凶残！
以上杨译

快乐的旅人

[德国]艾兴多夫

(1788—1857)

上帝要赐予谁恩惠，
就会把他送进广阔世界，
青山、绿野、森林、小溪，
处处向他显示奇迹。

懒人不可能容光焕发，
即使面对灿烂的朝霞，
他们只知道养儿育女，
为衣食温饱奔波忧虑。

溪涧奔流下山岗，
云雀鸣啭在天上，
我怎能不引吭高歌，
和它们同声欢唱？

我把一切托付给上帝，
云雀、森林、田野、小溪，
都会同天地一样久长，
我的事他也会安排得体！

潘子立译

给英格兰人的歌（外两首）

[英国]雪莱

(1792—1822)

英格兰的人们，凭什么要给
蹂躏你们的老爷们耕田种地？
凭什么要辛勤劳动纺织不息
用锦绣去打扮暴君们的身体？

锡雍古堡在瑞士日内瓦湖东端。十六世纪瑞士爱国志士庞尼瓦（1493—1570）为推翻萨伏依公爵查理三世的专制统治并建立共和，被囚禁于此六年之久，牢中石地留下他的脚印。一八一六年，拜伦同雪莱到此地后赋此十四行诗。

二

凭什么，要从摇篮直到坟墓，
用衣食去供养，用生命去保卫
那一群忘恩负义的寄生虫类，
他们在榨你们的汗，喝你们的血？

三

凭什么，英格兰的工蜂，要制作
那么多的武器、锁链和刑具，
使不能自卫的寄生雄蜂竟能掠夺
用你们强制劳动创造的财富？

四

你们是有了舒适、安宁和闲暇，
还是有了粮食、家园和爱的慰抚？
否则，付出了这样昂贵的代价，
担惊受怕忍痛吃苦又换来了什么？

五

你们播下了种子，别人来收割；
你们找到了财富，归别人占有；
你们织布成衣，穿在别人身上，
你们锻造武器，握在别人的手。

六

播种吧——但是不让暴君收；
发现财富——不准骗子占有；
缝制衣袍——不许懒汉们穿；
锻造武器——为了自卫握在手！

七

你们装修的厅堂让别人住在里面，
自己却钻进地窖、牢房和洞穴去睡。
为什么要挣脱你们自己造的锁链？
瞧！你们炼就的钢铁在向你们逞威。

八

就用锄头和织机，耕犁和铁铲
构筑你们的坟，建造你们的墓，
织制你们的裹尸布吧，终有一天
美丽的英格兰成为你们的葬身窟。

江枫译

西风颂

—

啊，狂野的西风，你把秋气猛吹，
不露脸就将落叶一扫而空，
犹如法师赶走了群鬼，

赶走那黄绿红黑紫的一群，
那些染上了瘟疫的魔怪——啊，
你让种子长翅腾空，

又落在冰冷的土壤里深埋，
像尸体躺在坟墓，但一朝
你那青色的春风妹妹回来，

为沉睡的大地吹响银号，
驱使羊群般的蓓蕾把大气猛喝，
就吹出遍野嫩色，处处香飘。

狂野的精灵！你吹遍了大地山河，
破坏者，保护者，听吧——听我的歌！

—

你激荡长空，乱云飞坠
如落叶；你摇撼天和海，
不许它们像老树缠在一堆；

你把雨和电赶了下来，
只见蓝空上你骋驰之处
忽有万丈金发披开，

像是酒神的女祭司勃然大怒，
愣把她的长发遮住了半个天，
将暴风雨的来临宣布。

你唱着挽歌送别残年，
今夜这天空宛如圆形的大墓，
罩住了混浊的云雾一片，

却挡不住电火和冰雹的突破，
更有黑雨倾盆而下！啊，听我的歌！

—

你惊扰了地中海的夏日梦，
它在清澈的碧水里静躺，

听着波浪的催眠曲，睡意正浓，

朦胧里它看见南国外石岛旁，
烈日下古老的宫殿和楼台
把影子投在海水里晃荡，

它们的墙上长满花朵和藓苔，
那香气光想想也让人醉倒！
你的来临叫大西洋也惊骇，

它忙把海水劈成两半，为你开道。
海底下有琼枝玉树安卧，
尽管深潜万丈，一听你的怒号
就闻声变色，只见一个个
战栗，畏缩——啊，听我的歌！

四

如果我能是一片落叶随你飘腾，
如果我能是一朵流云伴你飞行，
或是一个浪头在你的威力下翻滚，

如果我能有你的锐势和冲劲，
即使比不上你那不羁的奔放，
但只要能拾回我当年的童心，

我就能陪着你遨游天上，
那时候追上你未必是梦吃，
又何至沦落到这等颓丧。

祈求你来救我之急！
啊，卷走我吧，像卷落叶，波浪，流云！
我跌在人生的刺树上，我血流遍体！

岁月沉重如铁链，压着的灵魂
原本同你一样：高傲，飘逸，不驯。

五

让我做你的竖琴吧，就同森林一般，
纵然我们都落叶纷纷，又有何妨！
我们身上的秋色斑斓，

好给你那狂枫曲添上深沉的回响，
甜美而带苍凉。给我你迅猛的劲头！
豪迈的精灵，化成我吧，借你的锋芒，

把我的腐朽思想扫出宇宙，
扫走了枯叶好把新生来激发；
凭着我这诗韵做符咒，

犹如从未灭的炉火吹出火花，
把我的话语散布在人群之中！
对那沉睡的大地，拿我的嘴当喇叭，

吹响一个预言！啊，西风，
如果冬天已到，难道春天还用久等？

致——

有一个被人经常褻读的，
我无心再来褻读；
有一种被人假意鄙薄的感情，
你不会也来鄙薄。
有一种希望太似绝望，
又何须再加提防！
你的怜悯无人能比，
温暖了我的心房。

我拿不出人们所称的爱情，
但不知你肯否接受
这颗心儿能献的崇敬？
连天公也不会拒而不收！
犹如飞蛾扑向星星，
又如黑夜追求黎明，
这一种思慕远处之情，
早已跳出了人间的苦境！

以上王佐良译

亮星！（外两首）

[英国]济慈

(1795—1821)

亮星！但愿我像你一样坚持——
不是在夜空高挂着孤独的美光，
像那大自然的坚忍不眠的隐士，
睁开着一双眼睑永远在守望

动荡的海水如教士那样工作，
绕地上人类的涯岸作涤净的洗礼，
或者凝视着白雪初次降落，
面具般轻轻戴上高山和大地——

不是这样，——但依然坚持不变：
枕在我爱人的正在成熟的胸脯上，
以便感到它柔和的起伏，永远，
永远清醒地感到那甜蜜的动荡；

永远倾听她温柔地呼吸不止，
就这样永远活下去——或身醉而死。

希腊古瓮颂

你——“宁静”的保持着童贞的新娘，
“沉默”和漫长的“时间”领养的少女，
山林的历史家，你如此美妙地叙讲
如花的故事，胜过我们的诗句：
绿叶镶边的传说在你的身上缠，
讲的可是神，或人，或神人在一道，
活跃在滕陂，或者阿卡狄谷地？
什么人，什么神？什么样姑娘不情愿？
怎样疯狂的追求？竭力的脱逃？
什么笛，铃鼓？怎样忘情的狂喜？

听见的乐曲是悦耳，听不见的旋律
更甜美；风笛呵，你该继续吹奏；
不是对耳朵，而是对心灵奏出
无声的乐曲，送上更多的温柔：
树下的美少年，你永远不停止歌唱，
那些树木也永远不可能调枯；
大胆的情郎，你永远得不到一吻，
虽然接近了目标——你可别悲伤，
她永远不衰老，尽管摘不到幸福，
你永远在爱着，她永远美丽动人！
啊，幸运的树枝！你永远不掉下
你的绿叶，永不向春光告别；
幸福的乐手，你永远不知道疲乏，
永远吹奏出永远新鲜的音乐；
幸福的爱情！更加幸福的爱情！
永远热烈，永远等待着享受，
永远悸动着，永远是青春年少，
这一切情态，都这样超凡入圣，

十四行诗，济慈与芳妮·布劳恩于一八一九年十二月订婚。因患肺病，结婚无望。次年九月，遵医嘱去意大利，遂与芳妮永诀。

滕陂，希腊塞撒利地方一个美丽的山谷。阿卡狄，古代希腊的一部分，常在牧歌中作为理想牧人生活的家乡而出现。

永远不会让心灵晨足，发愁，
不会让额头发烧，舌敝唇焦。

这些前来祭祀的都是什么人？
神秘的祭司，你的牛向上天哀唤，
让花环挂满在她那光柔的腰身，
你要牵她去哪一座青葱的祭坛？
这是哪一座小城，河边的，海边的，
还是靠山的，筑一座护卫的城砦——
居民们倾城而出，赶清早去敬神？
小城呵，你的大街小巷将永远地
寂静无声，没一个灵魂会回来
说明你何以从此变成了荒城。

啊，典雅的形状！美的仪态！
身上雕满了大理石少女和男人，
树林伸枝柯，脚下倒伏着草莱；
你呵，缄口的形体！你冷嘲如“永恒”
教我们超脱思虑。冷色的牧歌！
等老年摧毁了我们这一代，那时，
你将仍然是人类的朋友，并且
会遇到另一些哀愁，你会对人说：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是
你们在世上所知道、该知道的一切。

秋 颂

雾霭的季节，果实圆熟的时令，
你跟催熟万类的太阳是密友：
同她合谋着怎样使藤蔓有幸
挂住累累果实绕茅檐攀走；
让苹果压弯农家苍绿的果树，
教每只水果都打心子里熟透；
教葫芦变大；棒子的外壳胀鼓鼓
包着甜果仁；使迟到的花在这时候
乎放，不断地开放，把蜜蜂牵住，
让蜜蜂以为暖和的光景要常驻；
看夏季已从黏稠的蜂巢里溢出。

谁不曾遇见你经常在仓廩的中央？
谁要是出外去寻找就会见到
你漫不经心地坐在粮仓的地板上，
让你的头发在扬谷的风中轻飘；
或者在收割了一半的犁沟里酣睡，
被罌粟的浓香所熏醉，你的镰刀

放过了下一垄庄稼和交缠的野花；
有时像拾了麦穗，你跨过溪水，
背负着穗囊，抬起头颅不晃摇；
或者在榨汁机旁边，长时间仔细瞧，
对滴到最后的果浆耐心地观察。

春歌在哪里？哎，春歌在哪方？
别想念春歌，——你有自己的音乐，
当层层云霞把渐暗的天空照亮，
给大片留茬地抹上玫瑰的色泽，
这时小小的蚊纳悲哀地合唱
在河边柳树丛中，随着微风
来而又去，蚊纳升起又沉落；
长大的羔羊在山边鸣叫得响亮；
篱边的蟋蟀在歌唱；红胸的知更
从菜园发出百喻千鸣的高声，
群飞的燕子在空中呢喃话多。

以上屠岸译

罗累莱（外三首）

[德国]海涅

(1797—1856)

不知道什么缘故，
我是这样的悲哀；
一个古代的童话，
我总是不能忘怀。

天色晚，空气清冷，
莱茵河静静地流；
落日的光辉
照耀着山头。

那最美丽的少女
坐在上边，神采焕发，
金黄的首饰闪烁，
她梳理金黄的头发。

她用金黄的梳子梳，
还唱着一支歌曲；
这歌曲的声调，
有迷人的魔力。

小船里的船夫
感到狂想的痛苦；

他不看水里的暗礁，
却只是仰望高处。

我知道，最后波浪
吞没了船夫和小船；
罗累莱 用她的歌唱
造下了这场灾难。

赞 歌

我是剑，我是火焰。

黑暗里我照耀着你们，
战斗开始时，
我奋勇当先
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我周围倒着
我的战友的尸体，
可是我们得到了胜利。
我们得到了胜利，
可是周围倒着
我的战友的尸体。
在欢呼胜利的凯歌里
响着追悼会严肃的歌声。
但我们没有时间欢乐，
也没有时间哀悼。
喇叭重新吹起，
又开始新的战斗。

我是剑，我是火焰。

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

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那个上帝，
饥寒交迫时我们向他求祈；
我们希望和期待都是徒然，
他对我们只是愚弄和欺骗——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阔人们的国王，
我们的苦难不能感动他的心肠，
他榨取我们最后的一个钱币，
还把我们像狗一样枪毙——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
这里只繁荣着耻辱和罪恶，
这里花朵未开就遭到摧折，
腐尸和粪土养着蛆虫生活——
我们织，我们织！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决死的哨兵

在自由战争的最前哨，
三十年来我忠实地坚持。
我战斗，并不希望胜利，
我知道，绝不会健康地回到家里。

我日夜警醒着——我不能睡眠，
像是在一群战友的帐篷里——
（这些好人的鼾声把我搅醒，
每逢我有一些儿睡意。）

在那些夜里我常常感到无聊，
也感到恐惧——（只有傻子才毫无恐惧）——
为了驱除恐惧，我于是哼出来
一首讽刺诗泼刺的韵律。

是的，我警醒地立着，枪在怀里，
附近出现一个可疑的坏蛋，
我射得准，向他丑恶的肚皮
打进一颗热的、滚热的子弹。

这中间当然也能够发生，
这样一个坏蛋——啊，我不能否认——
会同样地射得很准，
伤口裂开——我的鲜血流尽。

一个岗哨空了！——伤口裂开——
一个人倒下了，别人跟着上来——
我的心摧毁了，武器没有摧毁，
我倒下了，并没有失败。

以上冯至译

伊佛陀王*

[法国] 贝朗瑞

(1780—1858)

当初有个伊佛陀王，
历史上很少人知道，
他睡得早来起得晚，
没有光荣能睡大觉；
替他加冕的是让顿，
加的冕是块棉头巾，
据传闻。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多么好的小国王啦！
啦，啦。

他每天吃他四顿饭，
在他草盖的王宫里，
骑个驴儿一步步逛，
在他王国里兜圈子。
快活，简单，信任心足。
担任警卫的他只有
一匹狗。

指随便一个小侍僮。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多么好的小国王啦！
啦，啦。

他没啥嗜好费钱多。
只是有点儿爱喝酒；
但是要人民都安乐，
也得让国王生活够。
不用财官自己坐筹，
一大桶酒抽一小壶，
当税收。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多么好的小国王啦！
啦，啦。

他不拓土又不开疆，
是个方便的好邻居；
又能为帝王树榜样，
他专拿快乐当法律。
直等到他寿终正寝，
老百姓替他出了殡，
才伤心。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多么好的小国王啦！
啦，啦。

这个小国王好又贤，
今天还有他遗像在，
外省有一家名酒店
就拿这遗像做招牌。
时常逢到过节的天，
大家喝酒在遗像前，
还叨念：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多么好的小国王啦！
啦，啦。

范希衡译

萨迪的蔷薇*

[法国]代博尔德—瓦尔莫夫人
(1786—1859)

晨折蔷薇欲赠君，
多多攀取入罗裙；
裙带过牢花过满，
进断，

尽随风去乱缤纷。

花入海中随海水，
长逝，
浪头红似火烧纹。
今夕犹存香细细，
衣里，
阿依身上请君闻。

范希衡译

孤寂吟

[法国]拉马丁

(1790—1869)

余常登山而就古栎之阴兮
对夕阳而愁坐；
漫游余目而览彼平原兮
展脚底画图之漠漠。

近有长河卷浪花而砰訇兮
蜿蜒而入于杳冥；
远有平湖铺澄波而静悄兮
映碧霄初上之暮星。

兹山之巔冠长林之森森兮
犹挂返照之余辉；
夜影之后乘雾辇以徐升兮
已白天涯涯之熹微。
时有妙音忽起于峨特之箭顶兮
弥长空而远迈，
行人驻足而聆彼野寺之钟声兮
杂圣乐于晚籁。

奈余心之漠然而对此美景兮
不感热情与兴味；
若游魂之视大地而怨彼生人之太阳兮
不暖死人之寒灰。

纵余目于丘陵之历历兮，
南至北而西至东，
余遍览无垠之空间而求彼幸福兮，
曰：“四大已皆空。”

暮星即长庚，晨星即启明，都是金星。

峨特，法国民族之古称；峨特箭顶，即峨特式教堂的钟楼顶，作箭形。

余何恋此幽谷、茅檐与华屋兮？
情趣失而景物皆虚！
林泉岩壑之信美而无伊人兮，
何寂寞其如许！

彼日车之发轫或弭节兮，
余惟冷眼以观其运行；
任太阳之出没于晴晦之天空兮，
余复何望于光阴！

纵余能循日躔以遐览兮
亦惟见空虚与荒漠；
余无所望于日光之所照兮
亦无求于宇宙之辽阔。

顾宇宙之外或更有真日兮
照彼别样之云天，
余果能委蜕于尘埃而求我梦想兮，
梦想或现于眼前！

余庶能痛饮于渴慕之泉源兮，
重获爱情与希望，
余庶能获人心同欲之至宝兮——
彼尘世无名之妙相。

乱曰：嗟汝恍惚之臆境兮，
余安得乘日车而奔腾以相近兮！
世与我相违兮，
留此谪居亦奚以为兮？

木叶落于平芜兮，
晚风起而出于幽谷兮；
余亦如落叶之憔悴兮，
愿汝狂飙其吹我而遐逝兮！

范希衡译

角 声

[法国]维尼
(1797—1863)

—

我爱听号角之声，黄昏时，树林深处，
不管是牝鹿被围，角声在替它哀诉，

“伊人”即查理夫人，一年前逝世；作者在诗中称之为“爱尔·菲”。

或者是猎人告别引起了微弱回音，
被北风吹上树梢，一树叶连绵不尽。

多少次呵，我一人在阴处坐到半夜，
闻角声为之微笑，更时常为之呜咽！
因为我仿佛听到那种不祥的声响
为古代的武士们预告他们的死亡。

呵，莽苍苍的连山！呵，我酷爱的乡国！
佛拉嵩纳的巉岩，玛尔波勒的环壑，
你们，夹雪飞奔而直下高空的瀑布，
比利牛斯的山泉、惊湍、急涧和溪流；

冻封花拥的峰峦，寒暑两季的交点，
顶上是层冰峨峨，脚下是细草芊芊！
必须到那儿坐下，必须到那儿静听，
听那凄惋的号角传来的迢迢之音。

时常一个旅行者在万籁无声之际，
用这嘹亮的金声冲破夜间的岑寂；
环绕在他身边的咩咩啼着的羔羊
把它那和谐铃铎杂入悠扬的歌唱。

一匹牝鹿静静地立在悬岩的绝顶，
不但不惊惶逃匿，反而在凝神细听，
同时那岩间瀑布以一落千寻之势
给这咏史的歌声添上无尽的哀思。

骑士们的英魂呵，你们还旧地重来？
可是你们在说话，借角声抒发悲怀？
龙斯谷呵！龙斯谷！在你幽深的谷底，
伟大的罗郎之灵还不曾得到安慰！

二

勇士全都战死了，并没有一个逃走。
只有他还屹立着，奥力威在旁相助；
山上非军围到他，但心里还在发慌。“罗郎呵，”摩
尔人喊，“你死定了，快投降；

你的同胞全死了，躺在奔流的浪里。”
罗郎虎啸一声，说：“你敢叫我投降，你！
非洲佬呵，那除非整个比利牛斯山
和他们尸身一起都被那奔流冲翻。”

“还是降罢，”敌人说，“不降就死，看他们。
登时一个大岩石从最高峰往下滚。
岩石蹦着，又滚着，一直滚到山涧底，
涧边的松树梢头都被打断落下水。

“谢谢你，”罗郎叫说，“你倒替我开了道。”
他把岩石翻起来，一只手推到山脚，
岩石靠稳了，他就巨灵一般跳上去，
敌军看见这一跳，就慌了，准备逃走。

三

这时候查理大帝和他的勇士全班
安闲地走下山头，彼此间边走边谈。
吕兹、阿尔莱两谷都已经遥遥在望，
因为它们的矿泉在天边闪着晶光。
全军都在欢呼着。弹琴的随军歌手
正在调弦准备唱阿杜尔河的杨柳；
法国的葡萄美酒满斟在异国杯觞；
士兵们说着，笑着，跟那些牧羊女郎。

有罗郎宁在后山；大家都安心过去、褚班悠闲自在的，
骑着一匹大骊驹，

骊驹缓步前行着，背上紫色鞍鞞，
他手里拿着圣骨，向大帝奏呈所见：

“启禀我皇、在天上我看到许多火云；
不要逆天行事罢，愿陛下停止行军。
我凭圣德尼发誓，那准是一些魂魄
驾在那火云上面从人间升到天国。

两道电光闪过了，接着又闪了两道。”
这时候忽然听见角声在远处呼号。
查理大帝吃一惊，将身子向后一挺，
勒住他那匹战马不让它信步前行。

“听到了吗？”大帝问。“听到了，”大主教答
“是羊群散在山上，牧羊人召唤回家，
要不然就是那位绿色矮鬼澳伯龙
跟他的仙女说话，小嗓子唧唧啾啾。”

于是大帝又走着；但是他忧容满面。
黯黯的，阴沉沉的，赛过风暴里云天。
他生怕中着奸谋；在那儿东猜西想，
突然角声又起了，忽断、忽续、又拖长。

“不好了，是我侄儿！不好了，是他在吹！
罗郎不轻易呼援，一定是命在临危。
骑士们，立刻回军，再回到山那边去！
叫你奸贼西班牙再在我脚下发抖！”

四

大军回到最高峰，都一齐勒住战马；
马嘴里白沫涟涟；龙斯谷就在脚下，
谷底是一片苍茫，稍带点夕阳返照。
在那遥远的天边，摩尔旗帜在奔逃。

“褚班，可看见什么在那急涧的深处？”
“我看见两个骑士，一个死，一个弥留。
一个黑色的岩石压住了他们两个，
最强壮的在手里还举着象牙号角，
他的灵魂飞逝时向我们两度高呼。”
天哪！多么惨呵，角声在树林深处！
范希衡译

波托茨基伯爵夫人之墓*

克里米亚十四行诗第三十八首

[波兰]密茨凯维支

(1798—1854)

在春天之国，花园里的花都开放着，
可是你却凋谢了，你美丽的玫瑰！
时光过去了，像飞去了的蝴蝶，
那记忆的毒蛇已经将你损毁。
向北方，向波兰，有无数的星星闪耀；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星在那里聚集？
莫非是你未曾熄灭的明澈的眼光，
发出了星火，向它所热爱之路望去？

波兰姑娘啊！我也是终身的流亡者；
让亲切的手埋葬了我，在你身边！
旅人们常常在这里聚首，谈起你，
我就听到我以前很熟悉的语言，
歌唱赞美你的人们也要看到
左近的我的坟墓，我也就梦稳心安。

这是一首临场吊古的诗，作于法国和西班牙的界山比利牛斯山麓。中世纪，西班牙被非洲的摩尔人（回教徒）长期占据；法王查理一世（即查理曼，或称查理大帝）曾率大军越山南征，七七八年得胜班师，他的侄子首席武士罗郎（或译：罗兰）断后，在龙斯谷遭摩尔人伏击，临死时吹他的象牙号角（名“奥力方”）求援。

孙用译

囚徒（外四首）

[俄国]普希金

（1799—1837）

我坐在铁栅里阴湿的牢房中，
窗前，一只不自由的年幼的鹰——
我的忧伤的伙伴，一边展翅，
一边把血淋淋的东西啄食。

它啄啄停停，又望望窗外，
仿佛它跟我想到了一块。
它用目光和叫声呼唤着我，
“我们飞走吧！”它想对我说。

“我们是自由的鸟儿；是时候了，弟兄！
飞往乌云后泛白的山峰，
飞往泛着蓝色的宽阔的海洋；
飞往只有风和我漫游的地方！……”

王守仁译

小 鸟

身处异乡，我十分忠实
把祖国往昔的风俗遵守，
在和煦的春天的节日，
让一只小鸟重获自由。
我心里已感到几分满足，
何苦对上帝抱怨命运，
我能把自由作为礼物，
赠给一个活着的生灵！

杜承南译

如果生活将你欺骗

如果生活将你欺骗，
不必忧伤，不必悲忿！
懊丧的日子你要容忍：
请相信，欢乐的时刻会来临。

心灵总是憧憬着未来，
现实总让人感到枯燥：
一切转眼即逝，成为过去；

普希金一八二一年参观基希尼奥夫监狱，见庭院里喂养着 一只被禁锢的雏鹰。
俄国农民有在复活节把小鸟从笼中放出的风习。

而过去的一切，都会显得美妙。

暴风雨

你可见过岩石上的姑娘，
身穿白衣，脚踏海浪，
当大海在茫茫烟雾中汹涌，
和它的海岸戏耍不停；
当闪电用红色的光柱
把姑娘的身影一次次照亮，
当海风狂吹在浪尖飞舞，
把她那轻盈的衣裳卷扬？
风雨濛濛时的大海无限壮丽，
不见蓝天的苍穹布满电光；
但请相信我：比海浪、比苍穹、比暴风雨
更壮丽的是站在岩石上的姑娘。

以上乌兰汗译

给奶娘

我的严酷岁月里的伴侣，
我的老态龙钟的亲人！
你独自在偏僻的松林深处
久久、久久地等着我的来临。
你在自己堂屋的窗下，
像守卫的岗哨，暗自伤心，
在那满是皱纹的手里，
你不时地停下你的织针。
你朝那被遗忘的门口，
望着黑暗而遥远的旅程：
预感、惦念、无限的忧愁
时刻压迫着你的心胸。
你仿佛觉得……

魏荒弩译

颂歌*（外四首）

[法国]雨果

（1802—1885）

他们是为了祖国虔诚死去的同胞，
有权让群众来到他们灵柩前祈祷。
他们的名字要比最美的名字更美，
任何伟人和他们相比是昙花一现。
如同母亲在摇篮的旁边，

在十五岁的叶·尼·沃尔夫（1809—1883）的纪念册上的题词。

一八二六年沙皇突然将普希金召到莫斯科，使他的奶娘阿林娜·罗季翁诺夫娜十分担忧。

全体人民在他们墓畔正同声安慰。

光荣归于不朽的法兰西！
归于为它而战死的兄弟！
归于烈士和英勇的人们！
归于受他们榜样所激励，
想在庙堂内有一席之地，
和他们同样捐躯的子孙！

正为了这些灵魂在受悼念的兄弟，
巍峨的先贤祠在城楼重重的巴黎，
这能与提尔 和巴比伦匹敌的皇后，
向云天碧霄献上这铜柱上的花环，
每天的早上，当阳光灿烂，
是铜柱上的花环重又金黄的时候！

光荣归于不朽的法兰西！
归于为它而战死的兄弟！
归于烈士和英勇的人们！
归于受他们榜样所激励，
想在庙堂内有一席之地，
和他们同样捐躯的子孙！

所以，当这些死者已经长眠在墓中，
遗忘是沉沉黑夜，万物都在此告终，
但在我们致哀的墓前却无所作为。
每天清晨，光荣这不断更新的黎明，
为永远照亮他们的英名，
为他们留芳百世放出忠实的光辉！

光荣归于不朽的法兰西！
归于为它而战死的兄弟！
归于烈士和英勇的人们！
归于受他们榜样所激励，
想在庙堂内有一席之地，
和他们同样捐躯的子孙！

来！——一支看不见的小笛
来！——一支看不见的小笛
在果园里正笛声悠扬。
什么歌声最宁静飘逸？
那就要听牧童的歌唱。

橡树底下有轻风吹来，
水平如镜，吹起了细浪。
什么歌声最欢乐愉快？
那就要听鸟儿的歌唱。

祝你没有忧虑和烦恼。
让我们相爱，地久天长！
什么歌声最动听美好？
那就要听爱情的歌唱。

乞丐

风雪交加的一天，有个穷人在路边。
我敲一敲玻璃窗，他便停在我门前，
我很客客气气地给他打开了家门。
这正是农民骑着驴群经过的时辰，
从城里的集市上赶完了集在回家。
这小屋里的老人，住在坡路的底下。
他很孤独，爱沉思，从阴沉沉的苍天
等一线阳光，而从大地等一分小钱，
对人把两手伸出，对上帝把手拢合。
我对他说道：“请来把身子暖和暖和。
你的名字叫什么？”“我名字，”他就开口，
“叫穷人。”“请进，好人。”我握住他的双手。
于是，我叫人给他端来一大碗牛奶。
老人冻得直哆嗦，他和我谈起话来，
我回答时在沉思，他的话没有听见。
我说：“你这些衣服湿了，在火炉前面
把湿衣服摊开来。”他就走近了炉火。
他这件蓝色大衣给蛀虫已经蛀破，
现在舒展地挂在那热乎乎的火上，
熊熊火光照亮了衣服的百孔千疮，
盖在壁炉上，仿佛黑夜的满天星斗。
正在他烘干这件破烂大衣的时候，
从衣服上滴下来雨水和泥浆不少，
我想，这个人全身上下都是在祈祷，
我不在听我们的谈话，我正在凝望
他粗呢大衣上的一点点灿烂星光。

播种季节的晚上

这可是薄暮来临的时分。
我正坐在大门之下赞美
这落日的一片残阳，黄昏
给最后的劳动照下余辉。

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
大把地将收获撒向田垄。
此时大地上已夜色深深，
我静静注视着，非常激动。

在深耕细作的田里升起
他高大而又黑黑的身影。
我感到他对时光的流徙
能带来丰收，心里很肯定。

他走来走去，向远处播种，
他在广漠的平原上举步，
手在一张一合，反复无穷。
黄昏拉开它的重重夜幕，

黑影和着夜籁，分不太清，
似把播种者庄严的风姿
越传越远、一直传给星星，
我这渺小的过客在沉思。

无题

他们庆贺我仁慈，唱了一支小夜曲。
“打死他！”是甜蜜的浪漫曲里的叠句。
报纸发出可怕的叫嚷，就像是神甫。
“此人竟敢为一个潜逃的敌人辩护！
他欺负我们老实！狂妄得胆大包天！”
主子们火冒三丈，奴才们唾沫四溅。
一大群善男信女，一大群乡绅地主。
砸碎我玻璃窗的可是愤怒的香炉，
出自一件件圣器，出自一声声祈祷，
圣水掉在我身上，竟是石头的冰雹，
他们要害我，就是要拔除我的妖魔。
总之，是上帝的安排要把我驱逐出国。
“滚蛋！”乱石飞过来，算得上蔚为大观。
这么多石头，使我都看得眼花缭乱。
他们在我的名字上面把警钟狠敲。
“杀人犯！你这凶手！纵火犯！你这强盗！”
经过这一场乱斗，我们都不改本色：
他们白得像乌鸦，我呢，黑得像天鹅。

以上程曾厚译

雨果一八七一年五月底被比利时政府逐出后，避居卢森堡。因教授巴黎公社社员，遭新闻界攻击，作此诗讽刺。

秋天的黄昏（外一首）

[俄国]丘特切夫

（1803—1873）

秋天的黄昏另有一种明媚，
它的景色神秘、美妙而动人：
那斑斓的树木，不祥的光辉，
那紫红的枯叶，飒飒的声音，
还有薄雾和安详的天蓝
静静笼罩着凄苦的大地；
有时寒风卷来，落叶飞旋
像预兆着风暴正在凝聚。
一切都衰弱，凋零；一切带着
一种凄凉的，温柔的笑容，
若是在人身上，我们会看作
神灵的心隐秘着的苦痛。

喷泉

看啊，这明亮的喷泉
像团团云雾，不断飞腾，
你看它燃烧在阳光中，
如何化为一片水烟！
它的光线向天空飞奔，
一旦触到庄严的高度，
就注定向地面散布，
好似点点灿烂的火尘。

哦，人类的思想的喷泉！
你无穷无尽，从不止息；
不知是本着什么规律
你永远喷射和飞旋？
你多么想要凌云上溯！……
但无形的命运巨掌
却打断你倔强的飞翔，
于是你变为水星洒落。
以上查良铮译

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第一百

[英国] 布朗宁夫人

（1806—1861）

我想到萧克立特斯 曾怎样歌咏

萧克立特斯，公元前三世纪希腊著名田园诗人。下文的“歌咏”，“古调幽韵”，指他在《田园诗》第十五卷中所歌唱的：“对世人来说，可爱的时辰来得太慢了，眼望欲穿，终于到来，总要给一些世人带来一些礼物。”

人们渴望的、甜蜜可亲的年头
一个个来临，各自以慈悲的手
赠一件礼物给年老或年轻的世人：

正当我默想着诗人的古调幽韵，
我含泪看见幻影渐现，里面有
甜蜜而悲伤的岁月，忧郁的年头——
那是我自己的年华，一年年的阴影

依次掠过我身边。我不禁哭起来，
立即发觉有神秘的幽灵正在
我背后活动，扯着我头发往后拽；
我挣扎，有声音得胜地说道：“猜，
是谁在支配你？”——“死，”我说。但很快
响起了银铃的回答：“不是死，是爱。”
屠岸译

箭与歌（外两首）

[美国] 朗费罗

(1807—1882)

我向空中射出一枝箭，
不知它落到哪里；
它飞得好快呵，
眼睛跟不上它的踪迹。

我向空中吐出一支歌，
不知它落到何方；
谁有这样尖、这样强的眼力
能追上歌声的飞翔？

很久很久以后，在橡树上
我找到那枝箭，还不曾折断；
还有那支歌，也被我找到，
从头到尾藏在朋友的心间。

潮

我看见漫长、空旷的海岸线，
海藻和贝壳在沙滩散布，
焦黄、光秃的巉岩兀立四处，
仿佛退落的潮水永不再怒卷。
比以往更清晰，我又听见
海在喘息，浩瀚的胸膛在起伏；
叛逆的水，发出猛烈的号呼，
滚滚急驰到毫无防御的岸边。
我曾说过，所有的心思、感触和愿望，

爱情，欢笑，歌声的陶醉，
已经永远从我的心头退去！
蓦然，它们又一次冲出大海之床，
快乐地喧哗着，像青春一样美，
像青春一样壮健，把我高高擎举。

四点钟

天还没有亮，刚刚四点钟；
可是伟大的世界，已经辘辘转动，
挟着陆上的城市，海上的船艇，
滚入即将来到的黎明。

只有停泊的小舟上的孤灯
把一缕微光送入晦冥，
大海的沉重的呼吸
是传到我耳边的唯一的声息。
以上杨德豫译

在马车里苏醒

[法国]奈瓦尔

(1808—1855)

这就是我看见的：大路上的树
似溃败的军队逃窜，狼奔豕突，
路面在我脚下有如狂风卷起，
翻腾着一股股土块和小石子。

钟楼在绿油油的原野中指引
村落，家家户户都是灰墙瓦顶，
房屋在疾走，恰如一群群绵羊，
白色的毛，红色印记烙在背上！

沉醉的山峰在摇摇晃晃——江河
像占据整个山谷的一条蟒蛇
向前猛扑，为的是把大山裹紧……
——我坐在驿车上，刚刚倏然苏醒！
郑克鲁译

致海伦（外一首）

[美国]爱伦·坡

(1809—1849)

海伦，你的美对于我
犹如尼萨的船舸，在往昔，

它们滑过芬芳的海波，
把漂泊者从倦人的旅羈
载回故国的陆地。

经历了海风多次的吹拂——
你那风信子般的美发；你典雅的
脸庞，水仙女的风姿，带我
回到希腊的熠熠光华
和古罗马的气魄。

看！在一个华美的窗龕
你如雕像那样伫立，
玛瑙明灯擎在手里！
啊，赛琪，你来自彼岸
那不可及的圣地！

黄金国

锦衣华饰，
英武的骑士，
穿过阳光和绿荫坡，
长途行旅，
高歌一曲，
到处寻找黄金国。

两鬓渐斑——
这铮铮铁汉——
心中一阵阵焦灼，
当他发现
遍寻不见
传说中的黄金国。

壮士坠地
已奄奄一息，
游荡的黑影从身边过——
他问：“影子，
哪里才是——
流乳与蜜的黄金国？”

“月亮上面
山的那边，
穿过幽深的黑沟壑，
趲行，趲行，”

这么说，那黑影——
“若想寻得黄金国！”

以上李文俊译

橡树

[英国] 丁尼生
(1809—1892)

年轻人和老人，
你们的一生
要如那棵橡树：
春天，它金灿灿——
一树活的黄金；

繁荣的夏季
来了又复去；
秋天换装时，
染一身肃穆——
重新换上金衣。

满树的叶子
终于落尽了，
看，他昂然屹立
只剩树干树枝——
赤裸裸的力。

飞白译

忧郁

[法国] 纓塞
(1810—1857)

我失去精力和生命，
还失去朋友和快乐；
我甚至失去了使得
别人信我有才的骄矜。

当我认识真理表面，
我相信这是个朋友；
待我深入理解、感受，
我便对它十分厌倦。

但它却是万世永恒，
而缺乏忧郁的人们，
在人世间一无所知。

上帝说话，必须应对。

我在世上唯一欣慰，
便是有时暗暗饮泣。

郑克鲁译

鸽子

[法国] 戈蒂埃
(1811—1872)

那边的山坡上，坟茔遍地，
一棵美丽的棕榈树，像绿色羽饰，
仰起了头，傍晚，鸽子
飞来进巢，隐蔽歇息。

早晨，鸽子从树上翩翩离开，
只见它们似脱线的项链，
在蓝空中散开，个个雪白，
停歇在远处的屋宇间。

我的心灵是棵树，每晚像它们一样，
一团团白色的迷梦
拍打翅膀从天而降，
晨光熹微便振翼凌空。

郑克鲁译

前 瞻*

[英国] 布朗宁
(1812—1889)

怕“死”吗？——感到我喉头的雾，
我面上的烟，
这时候雨雪开始下降，狂风指出
我已接近那地点，
那黑夜的威力，那风暴的胁迫，
那敌人的标杆；
那儿有“大恐怖”在可见的形象中站着，
但强者必须向前：
如今峰顶已经抵达，旅途已经走完，
栅栏已经放倒，
虽然还要打一仗，在获得酬报以前，
那一切战斗的酬报。
我永远战士，那末——再作一次战，
这最漂亮、最后的一手！
我恨“死”扎住了我眼睛，不让我看，
又叫我赶快爬走。

中世纪骑士进入比武场前，先把高围栅栏放下，以便进入。

不！让我尝遍全般，活得像我的同伴，
那古代的众英雄！
让我忍受苦难，顷刻间付出快乐生命的余欠，
——那黑暗、寒冷和苦痛。
对勇者，最坏的会立刻变成最好的，
黑暗的时刻终于结束，
那精灵的狂喊，魔鬼的噪音，在怒叫的，
将沉落，将变得含糊，
将转化，将首先从痛苦中化出和平，
然后一闪光，然后您的胸怀，
我的灵魂的灵魂 呵！我将再拥抱您，
并将永远和上帝同在！
屠岸译

乞丐（外三首）

[俄国] 莱蒙托夫
(1814—1841)

神圣修道院的门前，
有位讨施舍的乞丐。
饥饿、干渴和苦难
使他奄奄一息，骨瘦如柴。

只为乞讨一片面包，
他眼含深沉的苦痛。
偏有人把一块石头
塞进他乞讨的手中。

我也曾这样求过你的爱情，
强忍苦涩的泪水和伤心。
你却永远欺骗和戏弄
我最最珍贵的感情。

朱小莉译

帆

茫茫大海上一片孤帆
在蓝色雾中泛着白光！
它在遥远的异地寻找什么？
它把什么弃在故乡？

长浪拍天，大风呼号，

指其妻。

一八三一年莱蒙托夫与若干伙伴在莫斯科郊游，遇到一些青年在修道院门前对一盲乞丐闹此恶作剧，诗人便写此诗 送给他钟情已久的女青年苏斯科娃。

桅杆轧轧地响，弯着腰……
唉！它不是在寻找幸福，
也不是丢弃幸福在逃跑！

下面的碧波比蓝天更明净，
上面的阳光灿烂如黄金……
不安分的船帆却祈求风暴
仿佛风暴中自有安宁！

云

天上的云啊，永恒的漂泊者！
似一串珍珠在蓝天的草原上，
仿佛像我似的是流放的囚徒，
从可爱的北国匆匆奔向南方。

是谁在驱赶你们：命运的判决？
隐蔽的嫉妒？还是公开的仇恨？
莫非是所犯罪行在折磨你们？
或是朋友的恶毒诽谤令人伤心？

不，是因为厌倦贫瘠的土地……
你们既无热情也无痛苦；
永远冷漠，永远自由；
你们既无祖国也无放逐。

悬崖

一朵金色的可爱柔云，
在悬崖巨人的怀里栖息；
她一清早便奔赴旅途，
快乐地飘然向蓝天飞去；

她留下一片湿润的痕迹
在苍老钩悬崖的皱纹里。
悬崖孤独地站在荒漠中，
深深地思索，悄悄地哭泣。

以上汤毓强译

公社没有覆亡！
——献给“流血周”的幸存者

诗人在莫斯科大学参加驱逐反动教授马洛夫的活动后，一八三二年夏被迫离莫斯科到彼得堡，在被罗的海海滨写下此诗。

一八四一年诗人第二次被流放高加索启程前作。

作于一八四一年。有六十多位作曲家为之谱曲。

[法国] 鲍狄埃
(1816—1887)

敌人镇压公社，
用霰弹炮和沙斯波枪。
又把红旗裹在她身上，
往深坑里埋葬。
那伙肥猪般的屠伯，
自恃豪强。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公社并没有覆亡！

像用镰刀刈草，
又像把苹果纷纷打落在地上，
凡尔赛人至少把十万群众
残杀在屠场。
可是，你瞧！杀戮了十万人
也没能够奏效。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公社并没有覆亡！

他们枪杀了瓦尔兰、
弗路朗斯、杜瓦尔、米里埃尔、
费烈、里果和多尼·穆瓦兰
血沃公墓的土壤。
他们以为截断了公社的臂膀，
抽干了她动脉的血浆。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公社并没有覆亡！

他们以为自己的强盗行径
不会激起人民群众的反响，
公然将受伤的公社战士
杀死在急救站的床上，
鲜血浸透褥单，
在门坎下流淌。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公社并没有覆亡！
《费加罗报》的文化警察

是一伙贩卖无耻谰言的奸商。
他们将满嘴诽谤的毒汁，
喷在公社英烈的坟地上。
吐着硝镪水的
是那些小仲马和杜刚。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公社并没有覆亡！
威胁达摩克利斯的利斧，
而今正在他们头顶飞晃。
在安葬瓦莱斯 的那天，
他们惊呆异常。
事实上护送逝者的人群
意气高昂！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表明，
公社并没有覆亡！

他们数着银币说：
“ 现在已没有骚动的迹象。 ”
但是十五年后的今天，
被镇压者揭竿再起，
让红旗在艳阳下高高飘扬，
傲视着德鲁莱特 及其一帮。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表明，
公社并没有覆亡！

在贫困的岁月中，
我们庆祝公社的伟大节日，
妇女们捧着鲜花，
在那欢乐的宴会上。
瞧见我们频频祝酒，
警棍们感到万分沮丧。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表明，
公社并没有覆亡！

亲爱的战士们，这一切都表明，

小仲马（1824—1895），法国作家。杜刚（1822—1894），法国史学家。泛指反对公社的文人。
套用古希腊典故，喻死亡威胁。

茹尔·瓦莱斯（1832—1885），法国作家，公社教育委员。一八八五年去世，巴黎十万群众送葬。

德鲁莱特（1846—1914），法国诗人，沙文主义者。

皮肤黧黑的玛丽亚娜
有惊人的胆量。
要让“公社万岁”的呼声
永远震响。
这一切都向叛徒们表明，
革命正朝着胜利的方向，
他们这伙恶棍不久就会感到
公社并没有覆亡！

1886年5月于巴黎
沈大力刘凤云译

歌

[英国]爱·勃朗特
(1818—1848)

红雀飞舞在岩石谷中，
百灵在荒野上空高翔，
蜜蜂在石南花间，而花丛
把我美丽的爱人隐藏；

野鹿在她胸口吃草，
野鸟在那儿做窝孵卵，
他们啊——她之所爱，
已经忘了她，任她孤单。

我料想，当坟墓的暗墙
刚刚把她形体围住，
他们曾以为他们的心房
将永远忘却欢乐幸福。

当初他们以为悲哀的潮水
将流遍未来的年代，
但如今哪儿有他们的泪？
他们的悲痛又安在？

罢了，让他们争夺荣誉之风，
或者追逐荣誉之影，
死之国土的居住者啊
已不同往日，无动于衷。

即便他们永远望着她，
并且哭叫到泪泉涸干，
她也静静睡着，不会回答，

哪怕答以一声长叹。

吹吧，西风，吹这寂寞的坟，
夏天的溪水呀，小声丁冬！
这儿不需要别的声音
安慰我爱人的梦。

飞白译

春天的黄昏

[俄国]屠格涅夫

(1818—1883)

金黄色的浮云
在静息着的大地上飘扬；
辽阔的无声的田野
在闪耀着露珠的光芒；
小溪在峡谷的阴暗处潺潺滚流——
春天的雷声在遥远的地方震响，
懒散的和风在白杨的树叶中间
用被束缚住了的翅膀在扇动。

高高的树林哑然无声，丝毫不动，
绿色的黑暗的森林静默不响。
只不时在深深的阴影里
一片失眠的树叶在沙沙作响。
星啊，美丽的爱情的金星啊，
在落霞的火焰里闪闪发光，
心里是多么轻快而又圣洁，
轻快得就像是在童年时代一样。

戈宝权译

夜

[法国]德·李勒

(1818—1894)

连山坡上风转清，
树头低昂渐欲瞑；
露中鸟眠噪声歇，
星照浪花如散金。

溪涧边缘野山脊，
绵绵烟雾迷行迹；
凄凄月色浴幽丛；
倾耳无闻人籁寂。

遥滩却有海潮声，

高林逸韵相和鸣，
海潮如歌林如叹，
直入灿烂之青冥。

超人之语神之籁，
天地交响和且泰，
上升为我问明星，
欲达明星路何在？

嗟汝沧海与幽林，
世间虔诚之妙音，
我呼穷促汝相应，
我有牢愁汝解平，
汝今与我不相外，
长此歌吟在我心！

范希衡译

囚徒致奴隶

[英国] 琼斯

(1819—1869)

我从单人囚室里把世界回顾，
觉得我的自由不比他们更少——
比那些苦难中的奴隶和农奴，
在牧场、在小巷、在街道。

虽然你们的土牢比我的宽敞，
你们却戴着与我同样的枷锁，
英国是照地狱式样新建的牢房，
而狱吏则是软弱和罪恶。

在单人囚室里！但是我不抱怨，
哪怕我躺在“孤独”的怀抱；
早在“时间”攻打和夷平牢墙前，
这些墙就会崩溃、坍塌。

他们挡住光明，他们遮住蓝天，
高高筑起壁垒和围墙，
但是知识之光将把一切刺穿，
带来照彻人间的太阳。

他们能用沉默的禁令窒息声音，
用绳索和刑具把我们摧毁；
但高压和暴力只是愚人愚行，
将在坚定的岩石上撞得粉碎。

他们将再次听到我们呼喊，在平原，
在街道，在溪谷，在山地，
他们可以再打败我们，但我们仍然
要向他们冲击，冲击，冲击不息！

飞白译

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外两首）

[美国] 惠特曼

(1819—1892)

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我听见各种不同的颂歌；
每个机械工人唱着该是他自己的活泼而有力的歌；
木匠在量他的厚板或横梁的时候唱着他的歌；
泥水匠在预备工作或做完工作的时候唱着他的歌；
船夫在船上唱着属于他的歌，擦甲板的也在轮船的
甲板上唱；
鞋匠坐在他的长凳上唱，帽匠站着唱；

伐木人的歌，耕田孩子的歌，在早晨赶路的时候唱，
或者在中午歇脚的时候唱，或者在日落的时候唱；
母亲的美好的歌声，或是忙碌的年轻的妻子的歌声，
或是在缝纫或洗衣的女孩的歌声；
每一个人唱着属于他或她而不属于别人的歌；
在白天，唱着属于白天的——在夜晚，那强健的、
友善的青年人的集团，
张开嘴巴唱着他们的强烈而又和谐的歌。

屠岸译

平静的日子

不仅仅为了成功的爱情，
也不为财富，或荣耀的中年，或政坛上和战场
上的胜利，
而是当生命衰老时，当一切骚乱的感情已经平
静，
当华丽、朦胧、安逸的霞彩笼罩傍晚的天空，
当轻柔、丰满、休憩充溢于四体，如更加清新
而芳馥的空气，
当日子呈现更温和的神态，而苹果终于真正完
满和懒懒成熟地挂满在树枝，
那时才是丰产而极为宁静、极为愉快的日子！
才是沉思、幸福而平静的日子。

草原落日

四射的金黄、栗色、紫色，炫目的银白、浓绿、
淡褐，
整个地球的广阔无垠，和大自然多种多样的才
能，都一时委身于这些色彩；
那光，那些至今未被认识的色彩所具有的共同
形态，
没有限制和范围——不仅在西方天际——最高
的顶点——还在南方、北方和整个地球，
纯净明亮的色彩与静悄悄的黑影搏斗着，直到最后。

以上李野光译

不要离开我的身旁（外一首）

[俄国] 费特

(1820—1892)

不要离开我的身旁，
我的朋友，和我在一起！
不要离开我的身旁，
和你在一起，我多惬意……

我们俩应该更亲密——
我们总不那么称心如意；
我们总不会相爱得
更纯真，更动人，更有力。

即使你呀——和我相对，
低下小脑袋，黯然神伤——
和你在一起，我多惬意：
不要离开我的身旁！

第一朵铃兰

呵，第一朵铃兰！白雪覆蔽，
你就在要求太阳的光线；
在你的香气袭人的纯洁里，
有着什么样的童贞的狂欢！

春天的第一条光线多明亮！
什么样的梦将在其中降生！
你多么让人销魂，发人想象，
你，鼓舞人的春天的馈赠！

就像少女平生第一次叹息——
想念她也不清楚的事情，——
怯生生的叹息芳香四溢：
抒发过剩的年轻的生命。

以上卢永译

异域的芳香（外一首）

[法国] 波德莱尔
(1821—1867)

一个闷热的秋夜，我合上双眼，
呼吸着你滚烫的胸脯的芳香，
我看见幸福的海岸伸向远方，
单调的阳光照得它神迷目眩；

一座慵懒的岛，大自然奉献出
奇特的树木，美味可口的果品，
身材修长和四肢强健的男人，
还有目光坦白得惊人的女人。

被你的芳香引向迷人的地方，
我看见一个港，满是风帆桅樯，

都还颠簸在大海的波浪之中，

同时那绿色的罗望子的芬芳——
在空中浮动又充塞我的鼻孔，
在我的心中和入水手的歌唱。

邀游

孩子，小妹妹，
想想多甜美，
到那边共同生活！
尽情地恋爱，
爱与死都在
和你相像的邦国！
阳光潮湿了，
天空昏暗了，
我爱你眉目含情，
种种的魅力，
那样地神秘，
照亮了珠泪莹莹。

那里，是整齐和美，
豪华、宁静和沉醉。

家具亮闪闪，
被岁月磨圆，
装饰我们的卧房；
最珍奇的花。
把芬芳散发
融进琥珀的幽香，
绚丽的屋顶，
深邃的明镜，
东方的辉煌灿烂，
都对着心灵
悄悄地使用
温柔的故乡语言。

那里，是整齐和美，
豪华、宁静和沉醉。

看那运河上，
船儿入梦乡，
流浪是它的爱好；
为了满足你，
最小的希冀，

它来自天涯海角。
——西下的太阳，
把金衣紫裳
盖住整座的城市，
原野和运河；
世界睡着了，
在温暖的光明里。

那里，是整齐和美，
豪华、宁静和沉醉。

以上郭宏安译

昨天五点多钟的时候（外一首）

[俄国]涅克拉索夫
(1821—1878)

昨天五点多钟的时候，
我来到干草广场；
那里正在抽打一个女人，
年轻的乡下姑娘。

她的胸膛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只有皮鞭在挥舞，嗖嗖地响……
我对诗神说道：“看呀！
这就是你这亲姊妹的形象！”

沉闷啊！没有幸福和自由
沉闷啊！没有幸福和自由，
漫长的黑夜没有尽头。
暴风雨快来吧，难道不吗？
痛苦的酒快要满出杯口！

在大海的上空轰鸣吧，
在田野、在森林尽情地呼啸，
快把盛满人间痛苦的酒杯
推翻！把苦酒泼掉！……

1868年

以上魏荒弩译

饥饿之歌

[德国]维尔特
(1822—1856)

尊敬的国王老爷

糟糕的事情你可知道？
星期一我们吃得很少，
星期二我们什么也吃不到。

星期三我们在挨饿，
星期四我们苦难熬；
唉，到了星期五，
我们险些饿死了。

故而在那星期六，
让人精心烤面包；
要不然，到了星期天，
国王呀，我们会把你抓住后吃掉！
潘子立译

你爱的是春天（外两首）
[匈牙利] 裴多菲
(1823—1849)

你爱的是春天，
我爱的是秋季。
秋季正和我相似，
春天却像是你。

你的红红的脸：
是春天的玫瑰，
我的疲倦的眼光：
秋天太阳的光辉。

假如我向前一步，
再跨一步向前，
那时，我就站到了
冬日寒冷的门边。

可是，我假如退后一步，
你又跳一步向前，
哪，我们就一同住在
美丽的、热烈的夏天。

自由，爱情
自由，爱情！
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为了爱情，
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

我又将爱情牺牲。

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时候到了，现在于，或者永远不予！
是作自由人呢，还是作奴隶？
就是这个问题：你们自己选择！——
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永不做奴隶！

我们当着奴隶，直到现在这时候，
连我们的祖先也遭受诅咒，
他们原来自由地活着、死去，
当然不能在奴隶的土地上安息。
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永不做奴隶！

谁如果在紧要关头还不肯牺牲，
把自己的这渺小的生命，
看得比他的祖国还要宝贵，
那么他真是太恶劣、太卑鄙。
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永不做奴隶！

刀剑比铁链更加辉煌，
佩带起来呢，也更加像样，
我们却还是佩带着铁链！
来吧，我们的古老的刀剑！
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永不做奴隶！

匈牙利这名字一定重新壮丽，
重新恢复它的古代的伟大荣誉；
几世纪来所忍受的污辱羞耻，
我们要把它彻底地清洗！
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永不做奴隶！

我们的子孙以后有一天
要向我们叩头，在我们的坟前，
他们要为我们念着祷词；
祝福我们神圣的名字。
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永不做奴隶！

以上孙用译

荒 春

[英国] 罗塞蒂
(1828—1882)

流年转换的车轮又转了回来：
像一个女孩子让大风把她推着走，
风一扑，就忽而向前，忽而向后
俯仰着，满脸红光，眼笑眉开——
春天朝我欢笑着跑来了，无奈
我无从报之以微笑，冬天还依旧
捆住的枯枝尽把我纠缠不休，
害得我如今对春天不再关怀。

看吧，番红花是一片摧枯的火焰；
白雪花就是白雪；苹果花仅仅
结出苹果来让恶蛇设下了陷阱。
不，从这些春花，掉转你的脸，
不要看，直等到最后的百合茎上面
白瓣的花钟萎缩了，环绕着金心。

卞之琳译

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外一首）

[美国] 狄金森
(1830—1886)

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
付出了什么，告诉你吧—
不多不少，整整一生—
他们说，这是市价。

他们称了称我的分量——
锱铢必较，毫厘不爽，
然后给了我我的生命所值——
一滴，幸福的琼浆！

已经两次，夏季给了原野
已经两次，夏季给了原野
她美丽的翠绿——
已经两次，冬季在河面留下
银色的裂隙——
为松鼠，你准备了整整两个
丰盛的秋季——
自然啊，就不能给你漂泊的小鸟
一粒，草莓？

以上江枫译

记 着

[英国] 罗塞蒂夫人
(1830—1894)

记着我吧，要是我已经远走，
远远地走到了那片寂静的国土；
要是你不能再把我的手握住，
我也不能半转身又回身停留。

记着我吧，要是你不再能够
天天告诉我你设想的我们的前途：
只要牢记着我呵；你很清楚
商量或祈求都太晚了，到了那时候。

不过，你假如能把我一时忘掉，
过后再记起，那末，请不要伤悲：
因为，如果黑暗跟腐朽竟然会

把我过去的思想的痕迹留下来，
我多么愿意你能忘掉我而微笑，
而不愿意你铭记着我而悲哀。

屠岸译

巴黎公社

[法国] 路易丝·米歇尔
(1830—1905)

当群众冲破今天的沉寂，
像海啸般怒吼，
当他们投入决死的战斗，

那就是公社揭竿再起的时候。

我们将从四面八方归来，
汇成波澜壮阔的洪流；
像挣脱黑暗的幽灵奋起复仇，
我们回来时手携着手。

英烈擎旗，
黑纱被鲜血浸透，
大地红花烂漫，
在骄阳似火的天空下迎来自由。

沈大力 刘风云译

死之歌

[英国] 莫里斯

(1834—1896)

是谁行进——从西向东来到此地？
是谁的队伍迈着严峻缓慢的脚步？
是我们，抬着富人送回来的信息——
人家叫他们醒悟，他们却如此答复。
别说杀一人，杀一千一万也杀不绝，
杀不绝，就别想把白昼之光扑灭。

我们要求的是靠劳动所得过活，
他们说，等他们高兴可以给点施舍；
我们要求说出痛苦的学习成果，
我们却默默归来，抬着我们的死者。
别说杀一人，杀一千一万也杀不绝，
杀不绝，就别想把白昼之光扑灭。

他们绝不学习，他们的耳朵闭塞，
他们背过脸去，不敢注视着命运；
他们辉煌的大厅把黑天关在窗外，
但是听啊！死者已敲响他们的大门。
别说杀一人，杀一千一万也杀不绝，
杀不绝，就别想把白昼之光扑灭。

躺着的是我们要冲破囚笼的象征，
他在风暴之中获得了囚徒的安息；
但在此阴霾的黎明太阳已经上升，
带给我们工作日去争取理想的胜利。
别说杀一人，杀一千一万也杀不绝，

杀不绝，就别想把白昼之光扑灭。

飞白译

樱桃时节

——献给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在封丹奥鲁瓦街垒勇敢战斗的
女护士路易丝公民

[法国] 克莱芒

（ 1836—1903 ）

当我们歌唱樱桃时节，
活泼的夜莺和俏皮的画眉，
啾啼欢跃！

美丽的姑娘在痴想，
恋人的心怀充满阳光！
当我们歌唱樱桃时节，
画眉的声音分外清越！

多么短促呀，樱桃时节！
情侣们神游梦乡，
双双把耳坠采撷……
一串串樱桃蕴含着爱情，
从叶间脱落，宛若滴滴鲜血。
多么短促呀，樱桃时节！
梦幻里攀摘珊瑚耳坠的岁月！

待到那樱桃红艳的时节，
如果你们害怕失恋，
千万要回避佳丽的顾盼！
但我正视着命运的残酷，
没有一天不体验生活的苦楚。
待到那樱桃红艳的时节，
你们也会有爱情的痛觉！

我永远怀恋那樱桃时节，
为逝去的年华，心痛欲裂！
命运女神的青睐。
也不能为我的创伤止血。
我永远怀恋樱桃时节，
心中的记忆总那般亲切。

沈大力 刘凤云译

大地之英

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伦敦工人在特拉法加广场示威，诗人是组织者与参加者。示威遭镇压，诗人之友林内尔牺牲。

[英国] 斯温本

(1837—1909)

如果世上没有童年，
只有成年的男人女人，
没有婴儿的细发髻髻，
没有婴儿如花缤纷；

纵使男人更强女人更美，
与一切欢乐更加接近，
纵使诗和音乐更优美，
发出更像天神的声音；

纵使生的极致与精华
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表现，
纵使沙漠甜蜜如鲜花，
鲜花能像小鸟般啼啭；

可是从没有孩子听见它们，
它们从没感到孩子在跑跳，
这颗面对太阳的行星
将呈现何等阴沉的面貌！

飞白译

疲倦了的行路人

[英国] 哈代

(1840—1928)

一片平原在我的面前，
正中间是一条道，
多宽，这一片平原，
多宽，这一条道。

过了一坡又是一坡，
绵绵的往前爬着，
这条路也许前途
再没有坡，再没有道？

啊，这坡过了一坡又到，
还得往前往前，
爬着这一条道——
瘦瘦的白白的一线。

看来天已经到了边；
可是不，这条道，
又从那石背往下蜒，

这道永远完不了！

徐志摩译

屏*

[法国] 埃雷迪亚

(1842—1905)

异国香浓，奇屏丝巧，绣来亭馆林园，
游仙湖上，雅伴泛金船。
船上纤纤仕女，翠帷下遮荫婵娟，
含笑看达官两个，情重腹便便。

缠绵，还狡黠，漠然无语，偏逗人怜：
任柔荑酥臂，浸入清涟，
在煞使君馋眼，又还弄纨扇轻圆。
真妩媚，玉颜华女，目秀黛增妍！

范希衡译

鸟儿的死

[法国] 科佩

(1842—1908)

黄昏，在炉火边，我多少次想起
树林里的一角有只鸟儿的死。
在孤寂寒冷、凄凉冷落的日子，
空荡荡的鸟巢已被抛弃不理，
在铁灰色的天空中随风摇曳。
哦！仿佛鸟儿都应该死在冬季！
待堇菜开花的季节来到之际，
我们在四月的绿草坪上奔驰，
却找不到鸟儿易碎裂的骨殖。
难道鸟儿死时要找地方躲避？

郑克鲁译

天在那边屋顶上呵

[法国] 魏尔兰

(1844—1896)

天在那边屋顶上呵
又静，又青！
树在那边屋顶上呵
摇着清荫。

钟在眼前的天上呵
悠悠其声，
鸟在眼前的树上呵
啾啾其鸣。

主，生命就在那儿呀，
朴质，安宁，

这片和平的闹声呀，
来自市心。

——你怎么丢掉了，你呀
哭个不停，
你怎么丢掉了，说呀，
你的青春？

范希衡译

秋

[德国] 尼采
(1844—1900)

这是秋：它——还在使你心碎！
飞走吧！飞走吧！
太阳溜到山边
爬呀爬呀，
一步一歇。

世界变得如此凋零！
风在张得疲乏的弦上
弹奏它的歌曲。
希望逃逸——
风在背后哀诉。

这是秋：它——还在使你心碎！
飞走吧！飞走吧！
树的果实呀
你在抖动，在落下？
把怎样的奥秘授予你
那黑夜，
竟使你两颊发颤，
竟使紫色——把你的面颊掩盖？

你不出声？不回答吗？
谁还在说话？——
这是秋：它——还在使你心碎！
飞走吧！飞走吧！
“我不美，”
——翠菊这样说——
“可是我爱人，
我还安慰人——”

“他们现在还应看到花朵，
他们向下朝我弯下腰来，
唉！把我采摘——
于是在他们的眼里
回忆闪烁，
对比我更美之物的回忆——
——我看到了，看到了——我就
这样死去。”

这是秋：它——还在使你心碎！
飞走吧！飞走吧！

潘子立译

在农夫面前

[保加利亚] 伐佐夫

(1850—1921)

我们沿着静悄悄的田野行走。
一个农夫在田里挥汗如雨。
我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诗歌、艺术和荣誉。

我们谈论着生活将赐予我们的快乐和幸福，
既不流汗水，也不费力气……
啊，且慢，且慢，
让我们先向这位农夫脱帽敬礼！

杨燕杰译

在鲜花盛开的原野上

[古巴] 何塞·马蒂

(1853—1895)

天空高悬着春天的太阳，
白色的苦菊花在自由地开放。
小伙子们在鲜花盛开的原野上
等待着心爱的苗条的姑娘。

鸟儿离开了巢穴在空中飞翔。
鸟儿用歌声颂扬着希望。
小伙子们盼望着自己的未婚妻
来到时身穿雪白的衣裳。

一对情侣低声细语躲入阴凉，
树枝会意地低垂在他们的头上。
一年后未婚夫们会更加幸福，
回到他们的未婚妻的身旁。

有一个小伙子长着黝黑的脸庞，
他的笑声比谁的都要爽朗，
只是他再也不会回来找未婚妻，
未婚妻也回不到他的身旁。

乌兰汗译

群 鸦

[法国] 兰波

(1854—1891)

主啊，当牧场上寒气萧森，
当荒村中，悠长的三祷经
在花草凋残的
原野上寂静无声，
愉快的鸦群
在广阔的天空中布阵。

寒风袭击着你的窝巢，
这奇美的军队发着凄厉的叫声。
你们沿着黄浊的江流
在罗列着古老十字架的路上，
在沟渠上，在洼地上，
一会儿散开，一会儿集合！

在昔日的死者所长眠的
法兰西原野上，你们，在这冬天，
成百累千地回翔盘旋，
使行人有无穷的感慨，
啊，全身丧服的乌鸦，
你们是义务的助哀人！

施蛰存译

穷人们

[比利时] 维尔哈伦

(1855—1916)

是如此可怜的心——
同着眼泪的湖的，
它们灰白如
墓地的石片啊。

是如此可怜的背——
比海滩间的那些
棕色陋室的屋顶
更重的痛苦与负荷啊。

是如此可怜的手——
如路上的落叶
如门前的
枯黄的落叶啊。

是如此可怜的眼——
善良而又温顺
且比暴风雨下
家畜的眼更悲哀啊。

是如此可怜的人们——
以宽大而懊丧的姿态
在大地的原野的边上
激动着悲苦啊。

艾青译

最初一天的太阳（外两首）
[印度] 泰戈尔
(1861—1941)

最初一天的太阳
问
存在的新知——
你是谁，
得不到回答。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这天的最后的太阳
在静默的夜晚
在西方的海岸上
问着最后的问题——
你是谁，
他得不到回答。

冰心译

承担责任

“谁来继续尽我的职？”夕阳高声问。
沉寂的世界如静画一帧。
一盏泥灯奋然答道：“大神，
我愿尽力担起你的重任。”

错觉

河的北岸暗自叹息——
“我相信，一切欢乐都在彼岸。”
河的彼岸一声长叹：

“唉，也许，幸福尽在彼岸。”

以上白开元译

老的歌谣

[比利时]梅特林克

(1862—1949)

我找了三十年，妹妹们

它在哪儿藏住了？

我走了三十年，妹妹们

连个边也没沾到……

我走了三十年，妹妹们，

脚儿累得不能抬，

当初它到处是，妹妹们，

原来它并不存在……

时候是凄凉的，妹妹们，

脱掉你们板鞋，

黄昏也在死亡，妹妹们，

我的魂儿痛难挨……

你们是十六岁，妹妹们，

该去尽朝远处跑，

拿起我这棍儿，妹妹们，

也去和我一样找……

范希衡译

茵纳斯弗利岛* (外一首)

[爱尔兰]叶芝

(1865—1939)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笆房；

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当你老了

当你 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过去的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年轻欢畅的时候，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的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以上袁可嘉译

无 题

[俄国] 布宁

(1870—1953)

鲜花，黄蜂，野草，麦穗，
湛蓝的天际，炎热的晌午……
时候一到——上帝会讯问浪子：
“您在大地上的生活可幸福？”

那时我会忘掉一切——只能想起
麦穗和野草之间这些田间小路——
我来不及回答便跪在慈悲的膝前
满脸捧着甜蜜的泪珠。

乌兰汗译

风 灵*

[法国] 瓦雷里

(1871—1945)

无影也无踪，
我是股芳香，
活跃和消亡，
全凭一阵风！

无影也无踪，

指爱尔兰著名女演员、革命家毛德·岗(1866—1953)。此诗仿法国诗人龙沙(1524—1585)同名十四行诗。

神工呢碰巧？
别看我刚到，
一举便成功！

不识也不知？
超群的才智
盼多少偏差！

无影也无踪，
换内衣露胸，
两件一刹那！

卞之琳译

千曲川旅情之歌

[日本] 岛崎藤村
(1872—1943)

—

小诸古城外，
白云悠悠游子哀；
繁缕无绿意，
嫩草纤纤不堪席；
银被盖山丘，
日照融融淡雪流。

虽有春晖暖，
茫茫四野无花香；
早春蒙薄纱，
唯见麦色发嫩黄，
结队几行商，
田间来去步仓仓。

浅间随暮去，
忽闻草笛传哀曲；
柔波千曲川
游子夜投傍岸宿；
浊酒亦可酣，
聊以慰我旅中愁。

二

昨日复昨日，
今宵又是无举足；
何事苦奔波？
为愁来日复虚度。

几度荣枯梦，
依稀深谷中；
江波依旧曲岸旋，
随沙沉复升。

呜呼古城问何语？
不尽川波答何声？
往昔当静思，
百年若昨晨。

千曲川水日夜流，
川岸早春漫柳烟；
孤身绕山崖，忧思逐浪翻……

罗兴典译

一蓬雪花

[美国] 弗洛斯特
(1874—1963)

一棵铁杉树上
栖着一只乌鸦，
它呀，竟然那样
洒我一蓬雪花；

这使我的心情
起了一种变化——
把一天中的部分
从懊丧里救下。

黄杲炘译

一个女人的命运（外一首）

[奥地利] 里尔克
(1875—1926)

像是国王在猎场上拿起来
一个酒杯，任何一个酒杯倾饮，——
又像是随后那酒杯的主人
把它放开，收藏，好似它并不存在：

命运也焦渴，也许有时拿动
一个女人在它的口边喝，
随即一个渺小的生活，
怕损坏了她，再也不使用，

放她在小心翼翼的玻璃橱，
在橱内有它许多的珍贵

(或是那些算是珍贵的事物。)

她生疏地在那里像被人借去
简直变成了衰老，盲聩，
再也不珍贵，也永远不稀奇。

豹

——在巴黎动物园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以上冯至译

无 常

[瑞士] 黑塞

(1877—1962)

我的生命树，
叶儿纷纷落。
五光十色的世界呀令人眩晕，
你多么令人厌，
你多么令人倦，
你多么令人醉！
今日燃烧者
转瞬已熄灭。
我的褐坟上，
须臾风萧萧，
母亲朝这小儿郎
徐徐弯下腰。
我欲再一睹她的眼睛
她的目光是我的星星
余者皆会随风逝，
万物皆会亡，万物乐于死。
永恒之母独常在，

吾等皆由她而来，
她用戏弄的手指，
迅流大气中，画出我名字。
雨山译

池

[英国] 托马斯
(1878—1917)

五月明丽的行云
浮影半掩池塘。
远方，
只见海湾似绿玉
璀璨如艳阳；
纤长的芦苇
仿佛刺刀交错
曾记否？有鸟儿啾啾。
无人理会。
微风吹拂
五月鲜花蓓蕾
落英缤纷。
红松鸡啼叫
二遍
春易老
无可奈何人与鸟。
五月悄悄去了。
宗白译

当铺的橱窗（外一首）

[美国] 桑德堡
(1878—1967)

当铺的店员知道什么是饥饿，
知道一个拿着长久保存的纪念品来的人，
饥饿咬噬他的心有多么狠。
这里有结婚戒指，婴儿的手镯，
领带别针，鞋扣，宝石装饰的吊袜带，
有嵌花刀柄的老式餐刀，
旧金表和旧银表，
被手指磨损的旧钱币。
它们诉说着种种故事。

雾

雾来了——
蹑着猫的细步。

它静静地弓腰
蹲着俯瞰
港湾和城市，
再向前走去。

以上屠岸译

轿 夫

[印度]奈都夫人

(1879—1949)

轻轻地，啊，轻轻地我们抬着她往前行，
她在我们歌曲的风里像朵花摇曳不定；
她像一头飞鸟在溪流的泡沫上掠过，
她像一个微笑在美梦的朱唇边拂过。
欢乐地，啊，欢乐地我们且唱且行，
像在线上挂一颗珍珠我们抬着她往前行。

温柔地，啊，温柔地我们抬着她往前行，
她悬在我们歌曲的露珠里像一颗星星；
她跳跃如海潮浪峰上的一叶小艇，
她滴落如新娘眼眶里的珠泪晶莹。
轻轻地，啊，轻轻地我们且唱且行；
像在线上挂一颗珍珠我们抬着她往前行。

吴岩 译

富丽的城堡

[美国]斯蒂文斯

来到这儿，发现床上没人——
这是不是有什么不好呢？

早先也许有悲剧中的头发。
怨恨的眼神、带敌意的冷手。

那儿早先也许有光照着书，
照亮了一二首无情的诗。

早先风也许吹在那儿的
帘幔上，显示出无穷凄清。

诗无情吗？寥寥的几个字
翻来覆去地调理着音韵。

这很好。就这样床上没人。
洁净的帘幔直僵僵不动。

黄杲炘译

马鞭草花的田野

[西班牙]希梅内斯

(1881—1958)

在马鞭草花染红的山岗上，

让我倾听你欢乐的心。
蓝天辽阔，生活宁静，
一切都在明光和幻想中笑。

在马鞭草花染红的山岗上。
让我倾听你欢乐的心。

红砂推动着你的双脚，
流水的歌声把你吸引；
成群的小鸟以激动的调啾为先声
从松树枝头飞落草丛！

在马鞭草花染红的山岗上。
让我倾听你欢乐的心。

明光任你踩踏。微风
在你欢乐的心里疯响……
一切都是为了你，因为你甜蜜善良，
仿佛是颗星，仿佛是吉祥！

在马鞭草花染红的山岗上，
让我倾听你欢乐的心。

因为你已经达到白荷的袒裸，
有了明净、光荣、辉煌的热情；
在马鞭草花染红的山岗上，
让我倾听你欢乐的心！

王央乐 译

双 音

[黎巴嫩]纪伯伦
(1883—1931)

请给我一支长笛，
我将它吹起，
你我说的一切，
都已忘记。
你对我讲的那些事情，
像灰尘在空气中散去。

你是否像我一样，
离开宫殿，离开家园，
而以森林作为栖身之地，
沿着小溪流过的山涧，
向山上爬去。

你是否像我一样。
用芬芳将自己沐浴，
用阳光烤晒自己，
在黎明中畅饮葡萄美酒，
把酒杯高高举起。
你是否像我一样，
夜晚站在葡萄架下，
垂下的串串葡萄，
像一盏盏金色的枝形吊灯，
高高悬起。

因为干渴，
它们便是琼浆玉液；
因为饥饿，
它们便是珍馐美餐；
它们是醇厚佳酿。
芬芳而甜蜜。

夜晚，
你睡的是否是茵茵草地，
寥廓的苍穹将你覆盖，
昨天发生的事情，
你已忘记；
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
你也不愿去思虑。

夜，
海一样的静谧，
大海的涛声轻漾在耳际，
在这漫漫的长夜之中，
你的心翻腾不已。

请给我一支长笛，
让我吹起，
悲痛已置诸脑后，
创伤也已忘记。

人，
只是写就的一行行诗句，
但不是用墨汁写就，
而是用清水滴滴。
我要知道，
什么是芸芸众生美的东西。

他们互相倾轧，
互相吵闹，
勾心斗角，
纷争不已。
这一切犹如鼯鼠作洞，
蜘蛛结网，
而那些懦弱者，
将慢慢地向死亡走去。

森林是生命的家，
每天我用手将它采集。
我希望将这森林的种子，
撒在我的故里，
然而时间却使我离森林而去。
我无论走到哪里，
都非常想念你。

然而，时间阻止了我的道路，
命运不可抗拒，
但是，人类的目标，
却远胜他们无能为力的躯体。

李玉侠译

流浪汉

(美国) 威廉斯

(1883—1963)

他们最可贵的财富——
他们的自由——
手背在

磨亮的绿大衣后。太高，两眼
垂下——

阳光滤过
一团湿云，茂密的草丛——

黄莺！

饿得像黄莺。

赵毅衡 译

亲 吻

[英国] 劳伦斯

(1885—1930)

一朵红花落向它朦胧的倒影
——嘘，别发出一丝声音。

一朵红花落向它红色的倒影，
倒影向上浮动，充满深情，
两者融合成甜蜜的整体，
——再也听不见一丝声音。

寂静的河面上有东西飘过
——知更鸟在诉说什么？
银白缓慢地从河边飘过
远方，柳树在金光中战栗
更远处，暮色下面，
漂走的红花在悄然聚集。

吴笛译

风信子

[日本]北原白秋
(1885—1942)

是皎皎的月色？不，不是。
是熠熠的阳光？不，不是。
呵，这淡淡的清晖，
为何沁透了我的心房？
哦，原来是一个温馨的梦。
记得我枕着你的胸脯，
在暮色朦胧的岸旁，
我俩哼起悠悠的小曲，
彼此把知心的话儿细讲。

虽然那是早已忘却了的往昔，
虽然那是两小无猜的童年；
却记得我俩一起失足跌落水中，
风信子花簇簇映入眼帘。

武继平 沈治鸣译

电 话

[苏联]古米廖夫
(1886—1921)

电话里传来妇女的声音，
出人意外，果敢坚毅。
这种离开形体的声音
蕴涵多少和谐的甜蜜！

幸福啊，你善意的脚步
看来不总是绕道而行：
你从电话里传来的谈吐
远比天使的琴弦动听！

李海译

怨 诉

[奥地利]特拉克尔
(1887—1914)

眠与死，阴沉的鹰
环绕这脑袋闹了一整夜：
永恒的冰浪
把人的金色肖像
吞掉。在可怕的暗礁上
紫红色的肉体撞得粉碎，
于是阴沉的声音在怨诉
在那大海上空。
极度忧伤的姐妹
看到一条胆怯的小船沉没
在星空下，
黑夜无言的面容。

潘子立译

死 者

[英国]布鲁克
(1887—1915)

这些心 原是由人类的哀乐所织成，
奇异地被悲哀冲洗过，又易于欢乐。
他们是岁月的宠儿：享受过黎明，
日落以及地球上所有的彩色；

见过运动，听过音乐，经历过：
安睡和觉醒；爱情，为友谊而骄傲；
敏锐地为奇迹而激动；独坐；抚摩
花朵、毛皮和面颊。这些已终了。

有河流整天在清风下发笑，且又
整天让华美的天空照耀。不久，
冰雪一挥手，凝固了舞蹈的波浪。

凝固了流动的美。冰雪在夜空下
留下了一种洁白的、坚固的光华，
集结的辐射，广度，闪光的安详。

屠岸 译

现在就再见吧

[英国]托·斯·艾略特
(1888—1965)

世间总有千百万首诗
我只加上了不多几首。
它们可能不及蝓蝓叫得高明，
我知道，原谅我，
我快要到达终点。

它们甚至比不上月球表面
最初留下的印迹。
如果有时它们毕竟闪烁发光，
那并不是它们的光。
我爱这种语言。

能让沉默的嘴唇
颤抖的，
也会让年轻的恋人们亲吻
当他们在夕阳下散步
穿过那涂着一抹殷红的田野之时——
那夕阳下山比在热带还迟。

诗歌从来就同我们在一起。
就像爱，
像饥饿，像灾祸，像战争。
有时候我的诗显得
愚不可及，真让人发窘。

但我不想为自己辩解。
我相信寻找美的词句
比杀生害命
好得多。

汤永宽 译

廊下曲

[美国]兰色姆
(1888—1974)

——我是穿挡尘风衣的绅士，想请你
听听我的话。你两双软软小耳朵
根本就不会听一位老人的劝说，
却要年轻人的花言巧语和叹息。
但看看棚架上的玫瑰奄奄一息，
听听月亮发出的幽灵般的歌唱；
因为我得早点娶个可爱的姑娘，
我是穿挡尘风衣的绅士，想请你……

——我是在等人的年轻貌美的姑娘，
等候我的情人来和我拥抱亲吻。
那藤蔓间的老个儿是个什么人？
他的活干涩又轻幽同梦吃一般。
离开我这棚架，先生，别惹我叫喊！
我是在等人的年轻貌美的姑娘。

黄杲炘译

山 顶

[智利]米斯特拉尔

(1889—1957)

落日
把血洒在山顶。

这时，有人痛苦；
心情沉重地失去，
只有空空的心
对着落日。

有这样一颗心
日落时染红山顶。

山谷渐渐昏暗
一片静谧。
朝更远更远的地方眺望
山那边仍有闪光。

面对这样的落日
我会不停地唱着悲歌，
难道这红色的山顶
也被我的光所照耀？

我手里捧着心，
血已经流尽。

吴雪译

月亮出来了

——致阿·科·

[苏联]阿特玛托娃

(1889—1966)

它是贝珠做的，它是玛瑙做的，
它是熏了一层烟的玻璃做的，
它突然成斜线升起，

那么庄重地在空中漂浮——
仿佛是《月光曲》
骤然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乌兰汗译

回 声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
(1890—1960)

黑夜里有能歌善唱的夜莺，
犹如水井里有满溜溜的水桶。
真不知那繁星的平静湖面，
是从歌中流出还是流入歌中。

但夜莺的歌声越是浑厚，
歌声上面的夜便越是深远；
而当歌声撞上下面的树根，
树根便越是要往深处伸延。

如果是壮美挺拔的白桦林
没有一点声响地呆在一旁。
我便觉得那歌声就像铁链
和一个建筑物的框架相撞，

于是从钢铁上滴落下痛苦，
而夜流入各处雨雪的稀泥；
从花圃到最边远的耕地，
都留下了夜莺歌声的痕迹。

刘伦振译

获救者合唱

[瑞典]奈丽·萨克斯
(1891—1970)

我们获救者，
死神已将其空骨刻成它的笛，
死神已将其筋当弦拉它的弓——
他们截肢的音乐
依旧回响在我们的肉体中。
我们获救者
要套上我们脖子的绞索还始终高悬
在蓝天下我们的眼前——
我们滴落的鲜血还始终在把沙漏灌满。

我们获救者，
恐惧的蛆虫始终还以我们为食。

我们的脸埋入尘埃。
我们获救者
请求你们：
慢慢地把你们的太阳指给我们看。
领我们缓步从星星走向星星。
让生命悄悄地重新教会我们。
撬开我们没有好好封住的痛苦，
灌满井边的水桶，
把我们一齐冲去——
这在以往会是一支鸟儿的歌曲。

我们请求你们：
暂且勿让我们看到狂吠的犬——
这有可能呀有可能，
我们会化作尘埃——
在你们眼前化作尘埃。
何物把我们的组织维系在一起？
我们已经变成没有呼吸，
早在别人救出我们的肉体
进入瞬间的方舟之前，
我们的灵魂已从子夜向神逃去。
我们获救者，
我们握你们的手，
我们认得你们的眼睛——
但唯有离别把我们维系在一起，
在尘埃中离别
把我们和你们维系在一起。

雨山译

一如你……

[苏联]茨维塔耶娃

(1892—1941)

一如你睁大双眼望着蓝天
大叫一声——大雷雨就在瞬间！

一如你向过路人瞥一眼
大叫一声——爱情就在面前！

透过冷漠而乏味的苔藓
我也大叫一声——有了诗篇！

苏杭译

空 想

[日本]西条八十

(1892—1970)

从空想到觉醒的寂寞和烦闷
酿成了少年游戏的
那捉迷藏时的心情。

月光下的白色李树林已失去

原形

汽车驶过离身边很近。

黎央 译

路 上

[日本]崛口大学

(1892—1980)

我从这里走去
你从对面走来
我的视线将你包围
你的手帕把你的微笑掩盖

黎央 译

我们的进行曲（外一首）

[苏联]马雅可夫斯基
(1893—1930)

暴动的步伐呀，敲打广场！
高傲的头颅啊，一齐高扬！
我们要以第二次大洪水
把一切星球上的城市涤荡。

日期之牛斑驳。
年代之车慢步。
我们崇拜跑步。
心为我们敲鼓。

我们的金子比金子更神圣。
枪弹黄蜂岂能把我们螫伤？
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歌声。
我们的金子是噪音洪亮。

草地绿向天际，
为日期铺路垫底。
彩虹献出马轭，
把时代飞马驾起。

你不见，星空多么寂寞！
不靠它，扬起我们的歌。
喂，大熊星座！你去说说，
让我们活着就升上天国。

欢乐，高歌痛饮！
春在血中奔腾。
心房，当当敲钟！
胸膛响声如铜。

飞白译

败类

光荣，光荣，光荣归于英雄们！！！！

不过，
对他们
已经做了充分的赞美。
现在
我们要讲一讲
败类。
革命怀抱中的风暴已经平息。

苏维埃混合体上掩盖了一层青苔。
从俄罗斯联邦的背后
探出
小市民的
丑恶嘴脸来。

（请不要从字面上理解我的意思，
我并不反对小市民阶层。
我的赞歌献给
所有的市侩，
不管他是什么阶级出身。）

从整个俄罗斯辽阔的国土上，
从苏维埃诞生的第一天起，
他们就聚集起来，
很快地换了一身新的羽毛，
稳坐在所有的机关里。

五年来坐得屁股都起了茧，
他们坐得很稳，就像洗面台，
他们比湖水还平静——
一直活到现在。
他们收拾好舒适的卧室和书斋。
到晚上

有那么一个败类
眼睛盯着
正在练钢琴的妻子，
懒洋洋地喝着茶，
说：
“纳佳同志！
节日前增加工资——
按照工资率
两万四。
哎，
我得给自己做一条
太平洋式的裤子，
这样的裤子
会像珊瑚礁似地
引人注目！”
而纳佳说：
“我也要一身带有党徽的衣衫。
没有镰刀铁锤简直不能露面！
今天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舞会上
我该
怎么打扮？！”

墙上挂着马克思。
镜框鲜红。
小猫卧在《消息报》上取暖。
而天花板下
恬不知耻的金丝雀
叫个没了没完。
马克思从墙上看着，看着……
突然
张开嘴，
大声喝道：
“庸俗生活的乱丝纠缠着革命。
庸俗生活比弗兰格尔还要危险。
为了共产主义
不要被金丝雀战胜——
赶快
把金丝雀的脑袋扭断！”

余振 译

奶 牛

[苏联]叶赛宁
(1895—1925)

它老了，牙齿也掉了，
双角上留着岁月的回忆。
粗暴的牧人鞭打它，
把它在田野里驱来赶去。

它心里不喜欢吵闹，
讨厌那些角落里的老鼠。
它常常忧伤地思念
那只四蹄雪白的小牛犊。

母亲被夺去了儿子，
最初的欢乐又有何意义。
在白杨下的木桩旁，
寒风切肤，它一阵阵颤栗。

和儿子的命运一样，
它很快就会被套上绳索
在浓郁的养麦风中，
被人牵到屠场去宰割。

它悔恨，忧伤又瘦弱，
双角深深地插进泥土里……
它梦见白净的丛林，
和那些青翠肥沃的草地。

郑铮 译

盖尔尼加的胜利

[法国]艾吕雅

(1895—1952)

破房陋室里的平民
矿山的工人，田野的农民

忍受烈火和饥饿的面孔
被人拒绝，习惯了黑暗，挨骂受打的面孔

备尝一切的面孔
现在你们已进入冥冥之中
你们的牺牲将成为典范

死亡，肝摧胆裂

面包，他们要你们花钱买
大地，蓝天，饮水和睡眠
还有你们生活的穷困
你们都要给他们付钱

他们口称愿意和睦
他们给强者口粮，对疯子则加审判
他们施舍，一个铜板也掰成两半
他们向尸体致敬
一举一动都礼貌周全

他们固执，他们夸张，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妇女和儿童都拥有同样的珍宝
这珍宝就是绿叶、春天和纯净的乳汁
还有他们纯洁的眼睛里
那永久的目光

妇女和儿童的眼睛里
都有同样的珍宝
男子们要尽力保卫

妇女和儿童的眼睛里
都有同样的红玫瑰
每人都显出自己的血液

生与死的恐惧，生与死的勇气
死是那样困难，又是那样容易

这珍宝为了男子而被歌颂
这珍宝为了男子而被浪费

真正的男子们，为了你们
失望孕育着吞噬一切的希望之火
让我们一起去催开未来的萌芽吧

贱民们，死亡，土地
以及我们敌人的丑恶都带着
我们黑夜的单调的色彩
我们必将战胜它们。

张冠尧译

永远作为第一次

[法国]布勒东

(1896—1966)

永远作为第一次
就好像我刚刚跟你面熟
你在夜晚某时间到我窗前一座倾斜的屋子里
完全想象中的屋子
正是每时每刻在这儿
在未经触动的夜里
我预计又一次会发生迷人的裂口
门面和我的心儿
唯一的裂口
我越走近你
事实上
钥匙在这个陌生的房门上唱得越欢
我觉得你在室内似乎是孤独的
你起初整个儿隐没在光辉中
从窗帘的一角匆匆瞥一眼
这是一片茉莉花的田野
我在黎明时分格拉斯 郊区路上观赏过的
还有穿梭般的采花姑娘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助西班牙佛朗哥镇压共和军的纳粹德国飞机将该镇夷为平地，炸死平民数千。
法国南部著名的生产香水香料的城市。

她们的身后是摘去花朵的下垂的残梗
她们的身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畦田
门帘不知不觉地卷起
所有的花朵乱哄哄地进来
你在想方设法消磨这过分冗长的时间
直到睡觉以前绝不会安定下来
你要能保持面目不变
除非我永远不和你相会
你假装不知道我在观察你
妙的是我也不比你所知道的更有信心
你的慵倦使我眼中充满泪水
围绕你每个手势可作出一大堆乌云似的解释
这是一种对蜜汁的追求
一座桥上有摇椅
森林中有差点把你皮肤划破的树枝堆
罗莱特圣母街一个玻璃橱窗内
有两条穿着玻璃丝袜的腿交叉着
从一株巨大的白色三叶草的中心开出来
有一个丝绸的软梯展开在常春藤旁
有呀有
我俯身在悬崖上
从没有希望见到你或不见你的模糊感觉中
我找到了
爱你的秘诀
永远作为第一次

金志平译

幸 福

[意大利]蒙塔莱
(1896—1981)

幸福，为了你
多少人在刀斧丛中走险？

似黯然的幽光
你在眼前瑟缩摇曳，
似晶莹的薄冰
你在脚下战栗破碎。

世上的不幸人
谁个不是最爱慕你？！

似柔美、烦扰的晨曦
激起屋檐下燕巢的喧嚣，
你刺过凄雾愁云

照亮一颗忧伤的心。

唉，似孩童嬉耍的气球儿
高飞远逸
徒自留下那
莫能慰藉的涕泣。

吕同六译

圣女瞻礼经*

[法国]阿拉贡

(1897—1982)

她那双眼睛天下最美
那腿美美美呵
可管我们什么事

她那乳房天下最甜
那腿美美美呵
可管我们什么事

她那双手天下最凶残
那腿美美美呵
可管我们什么事

她那牙齿天下最神秘
那腿美美美呵
可管我们什么事

她那双腿天下最细嫩
那腿美美美呵
可管我们什么事

叶汝璿译

一个读书工人的疑问

[德国]布莱希特

(1898—1956)

谁建筑了七座城门的忒拜城？
书里边写着国王们的名字。
那些岩石，是国王们拉来的吗？
还有破坏过许多次的巴比伦——
谁又重建它这么多回？在金碧辉煌的利马，
建筑工人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泥水匠们在万里长城完成了的那晚

都到哪里去了？伟大的罗马
到处是凯旋门。谁建立了它们？那些皇帝
战胜了谁？万人歌颂的拜占廷

只有官殿，是为它的居民吗？就是传说里的阿
特兰提斯，
在大海把它吞没的夜里，
沉溺的人们都呼喊他们的奴隶。
年轻的亚历山大征服印度。
是他一个人吗？
凯撒打败高卢人，
他至少随身也要有个厨子吧？
西班牙的菲利普王，在他的海军
覆没的时候哭泣。此外就没有别人哭吗？
七年战争，弗利特希第二打败了。
除了他以外，谁还打了胜仗？
一页一个胜利。
谁烹调胜利的欢宴？
十年一个伟人。
谁付出那些代价？

这么多的记载。
这么多的疑问。

冯至译

青 春

[西班牙]维·阿·梅洛
(1898—1984)

你轻柔地来而复去，
从一条路
到另一条路。你出现
尔后又不见。
从一座桥到另一座桥。
——脚步短促，
欢乐的光辉已经黯淡——

青年也许是我，
正望着河水流去，
在如镜的水面，你的行踪
流淌，消失。

祝融译

战利品

[阿根廷]博尔赫斯

(1899—1986)

如同一个走过海边的人
惊讶于大海的浩瀚，
无限的亮光，辽阔的空间，
我是你的美的欣赏者
在这漫长的一天。
我们分手于黄昏，
逐渐来临的孤独
回到街道它的脸容你依然熟识。
我的幸福黯淡了，想春
如此美好的许多回忆
难免失去一二——
为让灵魂在永恒的进程中
保持谨慎。

王央乐译

拒 绝

[希腊]塞菲里斯
(1900—1971)

在幽僻的海滩上，
那儿洁白得像只白鸽，
我们到中午觉得渴了，
可水是咸的，不能喝。

在金黄的沙上
我们写下她的名字，
可是一阵海风吹来，
字迹便立刻消失。

凭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勇气，
什么样的愿望和热情，
我们过着我们的生活：完全错了！
于是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人生。

李野光译

旧 地

[巴西]米埃雷斯
(1901—1964)

在深夜里
让我在云中像个疯子
在花朵中像个盲人
在深夜里
让我在交流的河边哭泣。
在深夜里

让我在无边的天空里沉落。
在深夜里
让我像无翅的鸟一样死去。
在深夜里
谁会记得深夜里的我们！

这样绞尽脑汁
没有奇迹的爱的深夜？
朋友们渐渐隐逝。

让我在深夜中受难，
呵谁也不能看见深夜中
分开的手。
在深夜中，让永恒——
让我的脸在孤独的痛苦中
在深深的夜里，
让深夜带走记忆。

赵珊珊译

柠檬树上的黑喜鹊

[意大利] 夸齐莫多
(1901—1968)

教堂前面的草坪上
孩子们围绕着我
随着音乐的节奏
脑袋轻轻摇晃
跳起欢乐的舞蹈。

——或许
这是生活的真正信号。

黑夜升起了
忧伤的帷幕，
溶溶的月光下
青翠的草地上
人影婆婆！

——回忆
仅仅带来短暂梦想。
是苏醒的时候了，
大海的潮汐已在澎湃，
这时光
已不再属于我，
只留下遥远的、

朦胧的幻影。

南方的风啊，
你抒发着柠檬花的芬芳，
请吹散吧
那洒在安睡的孩子
裸露的身上的月光，
把马驹带到
润湿的牧场，
掀起大海的波涛，
驱走笼罩树林的乌云。

白鹭飞向海面
懒懒地嗅着
灌木丛中的污秽；
柠檬树上
黑喜鹊一声长鸣。

吕同六译

紫罗兰花

[捷克]塞弗尔特
(1901—1986)

“下次别再乱花钱啦，
告诉我，这又费了多少？”
妈妈这几句话，我已记得烂熟。
她总是这么节省着一分一毫。

“你还不如拿它去理个发呢！”
这我知道，她也许还会添上一句：
“明天你又该要个练习本了。
叫我到哪儿去弄钱啊，
如今连一个铜板也不该乱花掉。”

我硬让妈妈收下了
这束蓝色的春花。
她用亲吻回报我时，
嘴唇微微颤抖：
“儿啊，我已经老了。”
她每年为这生我一次气，
后来才慢慢地习惯。
当她不小心打碎了花瓶，
便把这束姣美的小花
插在一只小小的莽未瓶里。

墙外钟声敲响，
死一般的静寂使我惊慌。
妈妈的脸颊蒙上了白布，
无声无息地躺着；
她的两腿僵直，
裙子垂在地上。

我去抬她的手，僵硬冰凉，
手指紧扣在掌心上。
我想把花束放到她的手里，
这已是最后一次了啊，
可是——她却紧扣着指头不放。
刘星灿译

我的心不在这里

——心痛病

[土耳其]希克梅特

(1902—1963)

你错了，医生。
你的柔弱而苍白的
手不能够摸到我的心。
鲜红的血，我的血，
同黄河混在一起奔流。
我的心在中国，
在那为正义的制度而战的
士兵的队伍中间跳动。

每天，当黎明将要降临，
天空还没有红霞的时候，
在希腊——已经好几年了——
每天，当黎明将要降临的时候，
他们把我的心
带出去枪毙。
每天的夜晚，
每天的夜晚，
当囚徒们在梦中喊叫的时候，
我的心，
像一位小小的客人，
向留在家里的母亲和妻子飞去。

我的困苦的人民等待着
我已经十年了。
我应当对他们有一点贡献。
但是，怎么办呢？

穿过铁栏，我交给他们
我所仅有的东西：
一颗红色的苹果——
我的心，医生。

我的心
不仅仅在我的身上——
虽然我躺在医院里面，
但我的心整夜地燃烧着，
它在同远方的一颗星谈话。
可是，你说：
“监狱。尼古丁。
不要再吸烟了……”
难道你能治好我的心，
我的心——你能治好吗？

孙玮译

黑人谈河流

[美国] 兰斯顿·休斯

(1902—1967)

我熟悉河流：

我熟悉那些像地球一样的河流，比人类血管里
流的血液还要古老的河流。

我的灵魂成长得像河流一样深沉。

我在幼发拉底河中沐浴，当朝阳还是年轻的时
候。

我在刚果河畔盖小茅屋，河水抚慰我进入梦乡。

我眺望着尼罗河，在河边建起金字塔。

我倾听密西西比河的歌唱，当亚伯·林肯顺流
而下

新奥尔良，我看见它的浑浊的胸膛在夕阳中闪
着金光。

我熟悉河流：

那些古老的幽冥的河流。

我的灵魂成长得像河流一样深沉。

曾卓译

玉米的颂歌（外一首）

[智利] 聂鲁达

(1904—1973)

亚美利加，从一颗

玉米的种籽，你站起来

直至以辽阔的大地

充满了

多泡沫的

海洋。

你的地理就是一颗玉米的种籽。

种籽

伸出一支绿色的长矛

绿色的长矛覆盖着黄金

以黄金的胡须

打扮着秘鲁的高原。

但是，诗人，让

历史留在它的墓穴，

用你的弦琴赞美

谷仓里的种籽：

歌唱厨房里的纯朴玉米吧。

起先是柔软的胡须

在菜园里飘动于

年轻的玉米穗的

稚齿之上。

然后是苞皮绽开
丰饶的孕育冲破
白纸的围幕，
让玉米的欢笑
坠落于大地。
在你的巡游中，回到
石头里来吧。
不是那可怕的石头
那墨西哥的死亡的
血腥的三角石，
而是磨盘的磨石，
我们厨房里的
神圣石头。
在那里，你带着
牛奶以及糕饼的
营养丰富的
作料和浆汁
搅和在
皮肤黝黑的妇女
那双奇妙的手里。

玉米，从那里你落进了
著名的鹧鸪的锅子
或者乡下的菜豆中间，
增添了菜肴的光彩，
使它更加接近于
你的本质的纯正滋味。

咬着你，
玉米烤的饼，就是和
遥远的合唱深沉的舞曲的海洋在一起。
煮着你，
你的香气四溢
飘向蓝色的群山。

但是，你的财富
到不了
哪些地方？
海边的土地，
石灰质的土地，
光秃秃的
智利沿海的岩石，
那里矿工的
空荡荡的餐桌上

有时候只能听到
你那作为商品的名声。

把你的光，你的粉，你的希望
遍布亚美利加的孤独吧，
让饥饿
在你的长矛面前
畏缩发抖。

在你的如同柔软菜肴的
长条叶片中间，
我们乡下孩子的
严肃的心成长起来
开始了播撒我们的种籽的
生活。

冬季写的情歌

在深深的大海底下
在条条漫长的黑夜，
犹如一匹奔跑的马
横穿过你无声无言的名字。

我待在你的背上，唉，寻求庇护，
在你的镜中出现，突然间，
于夜晚孤独的树叶上
从幽暗里萌发，在你后边。

甜蜜的完整的光明之花啊
报答我以你亲吻的嘴吧，
难以分离的下定决心的
美丽而温柔的嘴。

现在好了，无尽无休
生生死死，总是跟我在一起，
那些铁轨，雨的呼喊：
都是暗黑的夜晚所保存。

有一颗充满着风的星，
在它准备逐渐黑暗的衣服
搏动于天宇的时候，
保佑着我，于黄昏的思绪之中。

以上王央乐译

[瑞典] 马丁松

(1904—1978)

苍翠的野地上一座石桥。
一个孩子站着。他望着流水。
远处：一匹马，背拖一抹夕阳。
它静静地饮水，
鬃毛散落在河中，
好似印第安人的头发。

李笠译

黑女人

[塞内加尔] 桑戈尔

(1906—)

赤裸的女人，黑肤色的女人
你的穿着，是你的肤色，它是生命；是你的体
态，它是美！
我在你的保护下长大成人；你温柔的双手蒙过
我的眼睛。
现在，在这仲夏时节，在这正午时分，我从高高
的灼热的山口上发现了你，我的希望之乡
你的美犹如雄鹰的闪光，击中了我的心窝。

赤裸的女人，黝黑的女人
肉质厚实的熟果，醉人心田的黑色美酒，使我
出口成章的嘴
地平线上明净的草原，东风劲吹下颤动的草原
精雕细刻的达姆鼓，战胜者擂响的紧绷绷的达
姆鼓
你那深沉的女中音就是恋人的心灵之歌。
赤裸的女人，黝黑的女人
微风吹不皱的油，涂在竞技者两肋、马里君王们
两肋上的安静的油
矫健行空的羚羊，像明星一样缀在你黑夜般的
皮肤上的珍珠
智力游戏的乐趣，在你那发出云纹般光泽的皮
肤上的赤金之光
在你头发的庇护下，在你那像比邻的太阳一样
的眼睛的照耀下，我苦闷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赤裸的女人，黑肤色的女人
我歌唱你的消逝的美，你的被我揉成上帝的体
态
赶在妒嫉的命运把你化为灰烬，滋养生命之树
以前。

曹松豪 吴奈译

疯狂的石榴树

[希腊]埃利蒂斯

(1911—)

在这些刷白的庭园中，当南风
悄悄拂过有拱顶的走廊，告诉我，是那疯狂的
石榴树

在阳光中跳跃，在风的嬉戏和絮语中
撒落她果实累累的欢笑？告诉我，
当大清早在高空带着胜利的战果展示她的五光
十色，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带着新生的枝叶在蹦跳？

当赤身裸体的姑娘们在草地上醒来，
用雪白的手采摘青青的三叶草，
在梦的边缘上游荡，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
树，

出其不意地把亮光照到她们新编的篮子上，
使她们的名字在鸟儿的歌声中回响，告诉我，
是那疯了的石榴树与多云的天空在较量？
当白昼用七色彩羽令人嫉妒地打扮起来，
用上千支炫目的三棱镜围住不朽的太阳，
告诉我，是那疯了的石榴树
抓住了一匹受百鞭之笞而狂奔的馬的尾鬃，
它不悲哀，不诉苦；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
树

高声叫嚷着正在绽露的新生的希望？

告诉我，是那疯了的石榴树老远地欢迎我们，
抛掷着煤火一样的多叶的手帕，
当大海就要为涨了上千次、退向冷僻海岸的潮
水

投放成千只船舶，告诉我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使高悬于透明空中的帆缆吱吱地响？

高高悬挂的绿色葡萄串，洋洋得意地发着光，
狂欢着，充满下坠的危险，告诉我，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在世界的中央用光亮粉碎了
魔鬼的险恶的气候，它把白昼的桔黄色的衣领
到处伸展，
那衣领绣满了黎明的歌声，告诉我，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迅速地把白昼的绸衫揭开了？

在四月初春的裙子和八月中旬的蝉声中，
告诉我，那个欢跳的她，狂怒的她，诱人的她，
那驱逐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影的人儿，
把晕头转向的鸟倾泻于太阳胸脯上的人儿，
告诉我，在万物怀里，在我们最深沉的梦乡里，
展开翅膀的她，就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吗？

袁可嘉译

运 动

[墨西哥]帕斯

(1914—)

假使你是琥珀的母马
我就是血的路
假使你是初雪
我就是那个燃起曙光火盆的人
假使你是夜间的塔
我就是在你额头发烧的钉子
假使你是早晨的海潮
我就是第一只鸟的喊叫
假使你是满篮的柑橘
我就是太阳的刀
假使你是石头的祭坛
我就是褻渎它的手
假使你是躺着的大地
我就是青绿的芦苇
假使你是风的跳跃
我就是埋下的火
假使你是水的口
我就是苔藓的嘴
假使你是云的森林
我就是把它劈开的斧
假使你是污秽的城市
我就是祭献的雨
假使你是橙黄的山
我就是地衣的红色胳膊
假使你是升起的太阳
我就是血的路。

王央乐译

小夜曲

[葡萄牙]安特拉德

(1923—)

蛙鸣
夤夜里的全部乐曲

——水塘的诗
朽船的歌
间或还有月光熠熠闪烁。

孙成敖译

仲夏，多巴哥

[圣卢西亚]沃尔科特
(1930—)

宽阔的太阳石海滩。

白的热
绿的河。

一座桥
烤黄的椰树

从夏眠的房子
睡过整个八月。

我保有的日子，
我失却的日子，

日子像女儿们一样，长大了，
离开了我环抱的臂膀。

飞白译

无 题

[苏联]叶夫图申科
(1932—)

没有人睡得像你那样妩媚。
但是我怕

你一说话就会展眉，
接着你会冷淡地瞥一眼，
于是也就扼杀了优美。

苏 杭 译

